群談採餘

二

衣服　飲食　宮室　器用　文史　雜

13
389
2

曾53
88
2

群譚採餘卷之二

乙卷 共六篇

衣服
飲食
宮室
器用
文史
雜記

衣服

曾子衣敝衣以耕魯君使人致邑焉請以脩衣曾子不受反復而往乃固辭焉使者曰先生非求於人則獻之奚為不受曾子曰參聞之受人者畏人予人者驕人縱子有賜不我驕也我能勿畏乎終不受孔子聞之曰參之言是以全其介

子思居於衛縕袍而無裘二旬而九食田子方使人遺之狐白裘恐其不受因謂曰吾假人也逐忘之吾與人也如棄之子思辭而不受子方曰我有子無何故

不受子思曰仅聞之妾與不如遺棄物於溝壑吾雖
貧也不忍以身為溝壑是以辭焉
公儀子為魯相見其家織布好疾出其婦燔其機太史
公傳為循吏是矣及觀漢張安世父子封侯都內別
藏張氏無名錢以百萬數然夫人自紡績家僮七百
人皆有技作事內治產業累積纖微論者亦稱為賢
相何也曰事固各有所戒也公儀子之意所以戒毋
侵民利也張安世之意所以戒毋生驕佚也以公儀
子所以治民者治民天下皆廉潔以張安世所以治家
者治家子孫無禍敗二事固不可相廢也苟如臧文
仲命妾織蒲孔子以為不仁矣公父文伯見母紡績
而嘖其母方憂其害國矣何似二公哉
白樂天新製綾襖詩水波紋襖造新成綾軟綿勻温復
輕百姓多寒無可救一身獨煖亦何情卒章云爭得
大裘長萬丈與君都蓋洛陽城可謂善推所為矣又
新製布裘詩挂布白似雪吳綿軟於雲布重綿且厚
為裘有餘温誰知歲冬月肢體煖於春中夕忽有念
撫裘起逡巡丈夫貴無濟豈獨善一身安得萬里裘

盖裹周四垠穩煖皆如我天下無寒人此詩與老杜
歌云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同意
唐則天時南海郡献集翠裘琛麗異常張昌宗侍則天
賜之命披裘供奉狄仁傑時入奏事則天令畀座因
命傑與昌宗雙陸仁傑拜恩就局則天曰卿二人賭
何物傑對曰爭先三籌賭昌宗所衣毛裘則天曰卿
以何物為對仁傑指所衣紫綪袍曰臣以此敵則天
笑曰此裘價逾千金卿所指為不等矣仁傑起曰臣
此袍乃大臣朝見奏對之衣昌宗所衣乃嬖倖寵遇

之服對臣之袍臣猶快快則天業已處分遂依其說
而昌宗心赧神沮氣索累局俱北仁傑對御就褫其
裘拜恩而出至光範門付家奴衣之促馬而去
宋太祖時竇儀在翰林忽一日宣入禁中行至屏障間
覘太祖猶襆衣潛身却退中書語曰官家坐多時請
速出竇曰聖上襆衣必是未知儀來但奏云宣到翰
林學士竇儀太祖聞之遂起索衫帶着後方召見
司馬溫公判西京留司御史臺遂居洛濱因買園於尊
賢坊以獨樂名之始與邵康節遊嘗曰光陝人與先

生同居洛即鄉人也有如道學之尊當以年德為貴官職不足道也公一日着深衣自崇德寺散步洛水堤上過康節天津之居謁曰程秀才既見乃温公也問其故公笑曰司馬出程伯休父故曰程因留二絕云拜罷歸來抵寺居解鞍縱馬免傳呼縈衣金帶盡脫去便是林間一野夫又草軟波深沙路微手携笻杖着深衣白鷗不信忘機久見我猶穿岸柳飛康節和云冠盖紛華塞九衢聲名相軋在前呼獨君都不將為事始信人間有丈夫風送河聲近亦微斜陽淡泊隔雲衣一雙白鷺在烟外將下沙頭却背飛劉恕道原家貧二亳不妄取於人其自洛陽歸也時已十月無寒具司馬温公以衣襪一二事及舊貂褥與之固辭強與之乃受行及潁州悉封而還温公曰於光固不受況他人乎

佛印禪師名了元饒州人蘇東坡與之遊時住持閩州金山寺公赴杭過潤為留數月一日值師挂牌與弟子入室公便服入方丈見之師云内翰何来此間無坐處公戲云暫借和尚四大用作禪床師曰山僧有

一轉語內翰言下即答當從所請如稍涉擬議所係
玉帶願留以鎮山門公許之便解玉帶置几上師曰
山僧四大本無五蘊非有內翰欲於何處坐公未即
答師急呼侍者收此玉帶永鎮山門公笑而與之師
遂取衲裙相報因有二絶公次其韻荅之其一云病
骨難堪玉帶圍鈍根仍落箭鋒機欵教乞食歌姬院
故與雲山舊衲衣其二云此帶閱人如傳舍流傳到
我亦悠哉錦袍錯落真相稱乞與猩狂老萬回蓋裴
休嘗披毳衲於歌姬院持鉢乞食不為俗情所得可

以說法於人又法雲者八九歲時兄戍安西能持信
朝往夕返萬餘里故號萬回武后賜以錦袍玉帶
神廟當寧慨然興大有為之志欲問西北二虜罪一日
披金甲詣慈壽宮見太皇太后曰娘娘臣着此好否
后迎笑曰汝甲甚好也雖然使汝至衣此等物則國
家何堪矣神廟默然心服遂卸金甲
戴石屏織女詩云春蚕成絲復成綃養得夏蠶重剥繭
絹未脫軸擬輸官繭未脫車圖贖典一春一夏為蠶
忙織婦布衣仍布裳有布得着猶自可明年無麻愁

叙我此詩愁意無盡可與聶東中詩並看

謝登山枋得被難北行劉洞齋華父送以寒衣不受曰
罹羅納阱何損麒麟反君事讐忍為狗彘凡勸吾入
燕吐胷中不平而後死者皆非忠於謀人者也寧作
男兒死爾不可為不義屈豈敢曰將以有為乎平生
學問到此時要見分明辱惠寒衣義不當受大顛果
聰明識道理胷中無滯碍何必受昌黎先生衣服為
別耶小詩寫心謾發一笑平生愛讀龔勝傳進退存
亡斷得明范叔綈袍雖見意大顛衣服莫留行此時

要看英雄樣好漢應無兒女情只願諸賢扶世教餓
夫含笑死猶生

劉温叟幼孤其母甚賢初為翰林學士私庭拜母母即
命二婢啓箱擎公服金帶置于階下謂温叟曰此汝
父長興中入翰林所賜也自先君子棄背以來常惧
家門替墜今汝能自致青雲繼父之職可服之無愧
矣因欷歔掩泣温叟伏地號慟退就別寢素衣蔬食
追慕數日然後服之士大夫以為得禮

寇萊公為樞密直學士賞賜金帛甚厚乳母泣曰太夫

人貧時求一縑作衾祿不可得豈知今日富貴哉故公多散金帛公外奢內儉寢處一青幬二十餘年或以公孫弘布被譏之笑答曰彼詐我誠雖弊何憂矣次山避水於高原餱糧不繼遂餓而死陳后山為館職當侍祠郊丘非重裘不能禦寒后山只有其一其內子與趙挺之之內親姊妹也乃為趙假一裘以衣之后山問所從來內以實告后山曰汝豈不知我不着他人衣裳即却去之止衣一裘竟感寒疾而死嗚呼二子可謂不忘在溝壑者矣兌二子之才識德望曳絲乘車食賢之罔其誰曰不宜然志節清高寧甘於餓死凍死而不肯少枉其道少失其身此所以皦皦乎不可尚也

陳后山扈從南郊不肯服趙挺之衣因凍而死陽節潘氏以為却衣凍死寔陳三之細事愚竊有說焉身者親之遺也子全而歸孝之終也故死生亦大矣孰謂凍死為事之細耶夫挺之人品固可鄙而其衣固可却矣然當時班行故舊中獨無一縕袍可假以禦寒乎易曰苦節不可貞凶后山之謂也

腰帶秦二世始名唐初詔令嚮下垂頭名韃尾取順之義一二三品用花金四品光金五品花銀六品七品光銀八九品無金銀之飾只光素

朝服乃戎服蓋自隋煬帝數出幸因令百官戎服以從之一品紫次朱次青後世循襲遂為朝服

漢酈食其以儒冠見高帝註曰儒冠側冠也予意恐即今之方巾又禮記玉藻篇曰士練帶練帶即古之紳也又曰士服則素積盖麻衣皂領袖下素裳是也今練帶易以絲素積易以藍衫近讀太明實錄然後知

太祖以學校為國儲材而士子巾服無異吏胥宜甄別之令工部製式凡三易之自命用玉色絹布為之寬袖皂緣皂絛軟巾垂帶謂之襴衫親服試之至令藏於內府蓋無取於前朝之式及其以貢舉入監國初不變厥服洪武末許戴遮陽帽遂因私戴之洪熙中上問着藍衣者何人左右以監生對上曰教着青衣好看乃易青員領也

生員服自宋至國初皆白衣洪武二十四年乃易玉色故宋時嘲生員十七字詩曰聖駕臨辟雍諸生盡鞠

躬頭烏衣上白米虫又世說以白接䍦即今襴衫正謂是也然白非吉服豈士子所宜哉今易之可謂卓然之見也今里老黑漆方巾乃楊惟禎進見　太祖時所戴　上問曰此巾何名對曰此四方平定巾也遂頒式天下　太祖一日微行至神樂觀有道士於燈下結網巾問此何物也對曰網巾用以裹頭則萬髮俱齊明日有旨召道士命為道官取巾十三頂頒於天下人無貴賤皆裹之至今二物永為定制

國初時高麗未服　上遣使覘其虛實并圖其王之冠服而歸遂命諸內侍皆依式冠之因其使者來指諸內侍之冠而謂之曰汝主自為尊貴乃其章服僅與此曹同耳今此曹日供使令之役於朕汝主顧崛強不服朕耶使者歸言之王大聳異遂舉國降

孝慈皇后性恭儉仁恕且有謀畧當　上起兵時手製衣鞾頒給軍士夜分不寐　上初為郭氏所忌賴后委曲調護卒免於難及既貴猶服浣濯之衣衾裯雖弊不忍易之每製衣裳餘帛緝巾褥以賜諸王妃宮主於太子諸王雖愛之甚篤督令務學少有他好

必切責之後病劇不肯服藥　上強之終不肯　后
曰死生有命雖盧扁何益徒累諸醫無罪而死也崩
年五十一歲　上慟悼終身不復立后
羅復仁吉水人國初為編脩後乞致仕　上乃賜以布
衣而題其裾曰性雖粗率忠直可喜賜此布衣放歸
田里時人榮之
僧攜着黑衣元文宗寵愛欣笑隱賜以黃衣其徒後皆
衣黃故歐陽原元題僧墨菊詩云苾蒭元是黑衣郎
當代深仁始賜黃今日黃花翻潑墨本來面目見馨
香　又薩天錫贈欣笑隱詩云客遇鍾鳴飯僧披御
賜衣是也今制禪僧衣褐講僧衣紅瑜珈僧今赴應
僧也衣慈白
洪武三年十月丁巳朝退有二內使乾靴行兩中　上
見召責曰靴雖微皆出自民力民脂又非旦夕可成
汝何不愛惜乃暴殄如此令左右杖之謂侍臣曰嘗
聞元世祖初年見侍臣有着花靴者責之曰汝將玩
好之皮為此豈不廢物勞人此意誠佳大抵為人嘗
歷艱難則自然節儉若習見富貴則未有不奢靡者

也因勅百官自今入朝遇雨雷皆許服雨衣
高廟昌成龍升之日建文即位　成祖以燕王来奔丧
而不朝蓋以叔不拜姪也建文命百官議之給事龔
泰奏曰象簡朝天殿下行君臣之禮龍衣拂地宫中
叙叔姪之情至今傳誦龔有一時啓沃之才不知宋
祖與杜審言同宴福寧宫樂人史金著之辭但少更
之耳彼云前殿展君臣之禮虎節朝天後宫伸骨肉
之情龍衣拂地蓋杜乃宋祖毋舅
元世祖起自沙漠悉以胡俗變易中國之制士庶或辮
髮椎髻深檐胡帽衣服則為袴褶窄袖及辮線腰褶
婦女衣窄袖短衣下服裙裳無復中國衣冠之舊甚
者易其姓氏為胡語俗化既久恬不知怪我
太祖心又厭之洪武改元乃詔悉復衣冠唐制士民皆
束髮於頂官制為紗帽員領束帶黑靴士庶則服白
帶巾雜色盤領衣不用黃玄樂工紫青布頂巾繫紅
線帛帶士庶妻皆餙許用銀渡金耳環用金珠釧環
用銀服淺色圓衫用紵絲綾羅紬絹其樂妓則帶明
角皂裙不許與庶民妻同不得服兩截胡衣其辮髮

胡服胡髻胡語一切禁止斟酌損益皆斷自聖心胡服悉改中國之舊

飲食

春秋時孔子侍坐於魯哀公公設桃具黍孔子先飯黍而後啗桃左右掩口失笑公曰黍者非飯之也以雪桃也孔子對曰丘知之矣黍者五穀之長祭先王以為上盛草有六而桃為下不得入於廟丘聞之也君子以賤雪貴不聞以貴雪賤今以五穀之長而雪果蓏之下是侵上而忽下也

楚宣王朝諸侯魯趙二國俱獻酒趙酒厚魯酒薄吏求賂趙不與吏乃以魯易趙獻之王怒圍邯鄲以伐罪

今送人以酒自稱為魯酒始於此也

東方有士曰袁旌甫將有所適而餞於道狐父之盜丘人也見之下壺飧以與之袁旌甫三餔而餘視仰而問焉曰子誰也曰我狐父之盜丘人也袁旌甫曰嘻汝乃盜也何為而食我以吾不食遂兩手據地而嘔之不出喀喀然伏地而死

晉人多言飲酒至於沉醉此意非真在酒蓋方時艱難人多懼禍惟托於醉可以麤遠世故自陳平曹參以來已用此策漢書記陳平於劉呂未判之際日飲醇酒戲婦人豈真好飲乎蓋求雖與此異然方歌解朱煩苛付之清淨以酒杜人是亦一術不然前通輩無事而獻說者且日伺其門矣流傳至嵇阮劉伶之徒遂用此為保身計此意惟願建年知之故五君詠云劉伶善閉關陶情減聞見韜精日沉飲誰知非荒宴後世不知允溺於酒者以嵇阮為口實可笑哉

劉伶病酒渴甚從婦求酒婦捐酒毀器涕泣諫曰君飲太過非攝生之道必宜斷之伶曰甚善我不能自禁唯當祝鬼神誓斷之便可具酒肉於神前請伶祝誓

伶跪而誓曰天生劉伶以飲為名一飲一斛五斗解
醒婦人之言慎不可聽便飲酒進肉隗然復醉
阮嗣宗以步兵厨中有貯酒數百斛乃求為步兵校尉
陶淵明以彭澤有公田二頃可種秫作酒乃求為彭
澤令不知者以為為酒也噫二公豈況酒之徒哉其
高志雅意固不示人姑以酒自汚耳
寺壁見一詩云謾誇李白與劉伶荷插騎鯨得令名肯
許二翁偏喜酒只緣世事不宜醒
北齊那峙以經授太子厨宰進太子食有菜名邪蒿峙
令去之曰此菜有不正之名非殿下所宜食顗采閒
而嘉之此與太公鮑魚之意同
茶之興味自唐陸羽始今天下之人無貴賤不可一飽
不啜茶皇甫曾送陸羽詩云千峰待逋客香茗復叢
生採摘知深處煙霞羨獨行幽期山寺遠野飯石泉
清寂寂燃燈火相思磬一聲又云羽死號為茶神故
取此詩以為茶詩之冠
陸鴻漸與常伯熊皆精茶理御史李季卿宣慰江南至
臨懷縣館或言伯熊善茶季卿請為之伯着黃帔衫

烏紗幘手執茶器口通茶名區分指點左右刮目茶
熟李為歙而杯既到江外又有言鴻漸者李公復請
為之鴻漸身衣野服隨茶具而入如伯熊故事李公
心鄙之茶畢命拏取錢三十文酬博士鴻漸夙遊江
介通狎勝流及此蓋愧遂著毀茶論

唐天寶中諸貴戚以進食相尚玄宗命宦官姚思藝為
檢校進食使水陸珍羞數千盤一日費中人十家之
產嗟夫文帝欲作露臺惜中人之產而不為玄宗以
一盤之奉費之末年失國奔至咸陽中午猶未食楊

國忠市胡餅以獻民始獻糲飯雜以麥豆皇孫爭以
手掏食之須臾而盡至相視而泣可慨夫

唐玄宗西幸始入斜谷天尚早烟霧甚晦知頃使給事
中韋倜於野中得新熟酒一壺跪獻于馬首數四上
不為舉倜懼乃注以他器自飲一滿於上前上曰卿
以我為疑耶始吾即位嘗飲大醉損一人吾悼之因
以為戒迨今四十餘年矣未嘗幷酒味指九士及近
侍者曰此皆知之非紿卿也

唐李德裕在中書不飲京城水飲食悉用惠山泉時有

水遞之號或有諫水遞有損盛德裕曰某不求貨殖
不邇聲色今止一水耳至德裕南荒之謫水遞何在
嗜欲之害雖水亦已多矣唐人記德裕奢侈每食一
杯羹費約錢二萬雜珠玉寶貝雄黃硃砂煎汁為之
過三即去其滓而自謂嗜止一水可信乎

唐肅宗為太子時常侍膳尚食置熟俎有羊肩臑上顧
使太子割餘汚漫在手以餅潔之上熟視不懌太子
舉餅啖之上乃悅曰福當如是愛惜明皇於複道窺
見衛士食畢以殘飯棄水竇中大怒欲杖殺之以寧
主諫而止是玄宗本非暴殄天物者至天寶中晚節
不終驕奢淫慾二者相引遂至迷惑不能惟類所謂
由儉入奢易不可不謹也

唐宣宗時高尚書少逸為陝州觀察使有中使於硤石
驛怒餅餌黑鞭驛吏見血少逸封餅以進中使亦自
言上怒謂高少逸已奏來深山中如此食豈易得也
逐謫配恭陵復令過陝赴洛

唐乾符中有豪士承藉勳蔭錦衣玉食極口腹之欲嘗
謂門僧聖剛曰凡以炭炊飯先燒令熟謂之煉炭方

可入炊不然猶有煙氣及大寇先陷潤洛財產漂盡
昆仲数人與聖剛同竄潛伏山草不食者三日賊退
徒步往河橋道中小店買脫粟飯於土杯同食羙如
梁肉僧笑曰此非煉炭所炊但慚愧而退
武店時夏月大旱江淮饑饉祈雨禁屠及民不得採魚
蝦拾遺張德生男私宰羊向僚補闕杜肅懷一餕上
表告之太后明日對仗謂德曰聞卿生男甚喜德拜
謝太后曰何從得肉德叩首伏罪太后曰朕禁屠宰
吉凶不預卿自今召客亦須擇人出肅表示之肅大

慚寒朝飲噉其西
蘇子瞻嘗言歸莊敏對客稱仁宗時一夜三更以来有
中使於慈聖殿傳宣慈聖起着背子不開門但於門
縫中問云傳宣有甚事中使云皇帝起飲酒晝間皇
后殿有酒否慈聖云此中便有酒亦不敢將去夜已
深奏知官家且歇息去更不開門納中使
東坡云吾借王參軍地種菜不及半畝而吾與過子終
年飽羙夜半醉飲無以解酒輒撷菜煮羹之味含土膏
氣飽風露梁肉不能及也人生須底物而更貪耶乃

作四句云秋来霜露滿東園盧菔生兒芥有孫我與
何曾同一飽不知何苦食鷄豚
東坡在黄州嘗書云東坡居士自今以往早晚飲食不
過一爵一肉有尊客設饌則三之可損不可增有召
我者預以告之主人不從過是乃止一曰安分以養
福二曰寛胃以養氣三曰省費以養財
東坡喜食燒豬肉佛印任金山時每燒豬以待其来一
日為人竊食坡至無矣戲作小詩曰遠公沽酒飲陶
潜佛印燒豬待子瞻採得百花釀成蜜不知辛苦為
誰甜東坡性嗜豬肉在黄岡時嘗戲作食豬肉詩云
淨洗鐺少着水柴頭罨煙焰不起待他自熟莫催他
火候足時他自美黄州好豬肉價賤如泥土貴者不
肯吃貧者不解煮早晨起来打兩碗飽得自家飯莫
管此東坡以文滑稽矣後讀雪山散録載黄畀日食
豬肉二斤自晨煮至夕則曰火候足矣乃知坡老雖
食肉亦用故事
蘇東坡謫黄州佛印遠惠新茶并詩云穿雲摘盡山前
春半兩平分半與君遇客不須求異品點茶還是喫

茶人東坡荅云嫩葉簪香兩地過感師遠寄隔烟蘿烹鼓擎一盞精神爽好物元来不用多

宋范仲淹為舉子時讀書南都學舍留守有子居學見公食粥歸告其父以公厨食饋之既而悉已敗矣留守子曰大人聞公清苦故遺以食物而不下筯得非以相凌為罪乎公謝曰非不感厚德但食粥安之居久令遽享盛饌後日豈能喑此乎

晏元獻慶曆中罷相守潁以惠山泉烹日注茶從容置酒乃賦一詩云稽山新茗緑如烟静挈都籃煮惠泉未向人間殺風景更提酥酪醉花前按李義山雜纂品目数十盖以文滑稽者其一曰殺風景謂清泉濁足花上晒裩背山起樓燒琴煮鶴對花啜茶松下喝道是也　又王荆公元豐末居金陵蔣濟之寄夜謁公於蔣山駱唱甚都公取松下鳴道語作詩戲云扶衰南陌望長楸打火如星滿地流但怪傳呼殺風景豈知禪客夜相投自此殺風景之語頗著于世唐人韋鵬翼有詩云豈肯閉尋竹徑行却嫌絃管好蛙聲自從煮鶴燒琴後背却青山卧月明此意亦同

李覿字泰伯盱江人賢而有文章蘇子瞻極推重之素不喜佛孟子好飲酒作古文殊佳一日有達官送酒數斗泰伯家釀亦熟然性介僻不與人往還一士人知有酒無計得飲乃作詩數首罵孟子其一云完廩捐階未可知孟軻猶信亦還癡丈人尚自為天子女婿如何弟殺之李見詩大喜留飲數日酒盡辭去後士人聞人又送李酒作仁義正論及詆釋氏李覽之笑云文采甚奇但前次被公吃了酒去後極索莫今不敢相留且留此酒以自遣聞者絶倒

李泰伯一日與處士陳烈同赴祭席謨飯時正春營妓皆在後圃賣酒來薦謨留以佐酒烈已不樂酒行衆妓方歌烈併酒撲于案上諭墻攀木而遁時泰伯坐上賦詩詩云十間山水堂中窺乘興登臨對落輝誰在畫樓沽酒處幾多鳴櫓送潮歸晴來海色依稀見醉後鄉心積漸微山鳥不知紅粉樂一聲檀板便驚飛後烈聞之逐放牒云李覿本無士行轍造賓筵詆釋氏為妖胡指孟軻為非聖按吾聖經云非聖人者無法合依名教肆誅帝朝君謨覽牒笑謂

来者云傳語先生今後不使弟子也君謨後每會客
以示坐上以供一笑云

蔡齊仁宗時登第通判濟州日飲醇醪往往至醉太夫
人年已高頗慮之一日賈存道過濟公館之數日存
道慮其以酒廢學生疾視以詩曰聖君恩重龍顏奬
慈母年高鶴髮慙君寵母恩俱未報酒如成病悔何
追公矍然起謝之自是非親客不對酒終身未嘗至
醉

張無垢謫居安南了無慍懟之態至則閉門謝客以經

史自嫉縕袍糲食無以自存親知聞之爭餽遺以共
公皆謝遣之廣帥致金公曰贐惠不遺舊友朋之義
也濫窮而苟取吾何敢脂韋以適已為悅哉悉歸之
石徂徠為舉子時寓學於南都其固窮苦學世無比者
王侍郎聞其勤約因會客以盤餐遺之石謝曰并脆
者亦介之願也但日饗之則可若止得一饗則明日
何以繼乎朝饗鬻粥暮歠粗糲人之常情也介所以不
敢當賜便以食還王益重之

蘇東坡云余少不喜殺生時未斷也近始不殺豬羊然

鯉尚能微動投之於江則活雖活者置水瓮中則死知食之非慈悲不投於江乎佛是亦猶理也

性嗜蟹蛤故不免殺自去年得罪下獄始意不免既而得脫遂自此不復殺一物有見餉蟹蛤者放之江中雖無活理猶庶幾萬一便使不活亦愈於煎烹也非有求覬但已親經患難不異鷄鴨之在庖厨不復以口腹之故使有生之類受無量怖苦爾猶恨未能忘味食自死物也又曰今日從者買一鯉長尺有咫雖困尚能微動乃置水瓮中須其死食生即放之黄魯直謂子瞻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某適到是橋見鵝縶足在地鳴叫不已得非哀祈於我耶子瞻曰其昨日買十鴈中有四活即放之餘者宰作一杯羹公曰又買魚數斤以水養之活者放而救渠命噫者烹而悦我口雖腥膻之慾未能盡斷且一時從權耳魯直曰吾兄從權之說善哉因作頌曰我肉衆生肉名殊體不殊元同一種性只是別形區苦惱從他受肥瘠我所為莫教闖老到自揣看何如子瞻聞斯語愀然嘆曰我尤未免食肉安知不逃闖老之責乎蔡元長京既貴享用侈靡喜食鵝每預畜之烹殺過當一夕夢鵝數千訴于前有一鵝致辭曰食君廩中粟

作炙羹中肉一臠數百命下箸猶未足羹肉何足論生死猶轉轂勸君宜勿食禍福相倚伏

晉畢卓為吏部郎潛為友嘗通判海州劉潛来詣畢卓善豪飲與布衣劉伶阮籍胡毋輔之等常縱酒裸體相對卓乃傾入訪曼卿與劇飲中夜酒竭顧船中有數斛酒醋俱盡每與客屑飲露髮跣足著械而坐謂之囚飲飲于木杪謂之巢飲以葦束之引首出飲復就束謂之鸞飲其狂縱如此罷後為一菴常寓其間名之曰枷雖菴未嘗一日不醉仁宋惜其才常對輔臣言欲其戒酒延年曼卿聞之因不飲遂成疾而卒曼卿隱於酒謫仙之才也然嘗戲嘗出遊報寧寺馭者失控馬驚墮馬從吏遽扶掖升鞍市人聚觀意其必大詬怒曼卿徐着鞭謂馭者曰賴我是石學士也若再學士豈不破碎乎宋徽宗書七言于扇云選飯朝来不喜餐御厨空費百珍盤命一大學士續之云人間有味俱嘗遍只許江梅一點酸書進大喜亦可謂調羹手段

蔡攸嘗賜飲禁中徽宗頻以巨觥宣勸之攸懇辭不任杯酒將至顛踣上曰就令灌死亦不至失一司馬光

也由是言之則上之尊光而薄攸至矣然光已死不免削奪而攸迄被眷顧是可嘆也

王黼宅與一寺為隣有一僧每日於黼宅旁溝中漉取流出雪色飯洗淨曬乾數年積成一囤靖康城破黼宅骨肉絶食此僧即用所積乾飯復用水浸蒸熟送入黼宅老幼賴之無餒

宋渡江初吊元直為相堂廚每廳日食四千至秦檜當國每食折四十餘千執政有差於是始不會食胡明侍郎雖欵伴食不可得矣

真西山論菜云百姓不可一日有此色士大夫不可一日不知此味余謂百姓之有此色正緣士大夫不知此味若自一命以上至於公卿皆得咬菜根之人則必知其職分之所在百姓何愁無飯喫

宋李廌字方叔以賈耘饋長沙猫笋享太史公公因笋寓意贈詩云穿雲斫石遠林空来涉江波萬萬重實比梧桐能食鳳鑵翻風雨便成龍一枝未許塵鞍掛千畝中流渭水封陋巷菜根知不稱君王玉食願時供鷹即和云節藏泥滓氣凌空薦俎寧知肉味重来

許常編克簡同已勝絲委誰蛟龍短萌任逐霜刀重
美幹須煩雪蠶封他日要令高士愛不應常奉宰夫
供秦少游和云楚山春笋斷雲空北客常嗟食不重
香色可憐刀切玉清香不斷鼎烹龍渝羹未愧蓴千
里入貢常隨傳一封薄祿養親甘少滿庖時賴故
人供、

王輔決錄平陵士孫奮富聞京師性儉悋嘗宿客舍僅
錢甚少主人曰君惜錢如此欵作士孫果卿邪奮後
為吳徵甚家財下獄死廣平行記鄧羌南郡瞻沮

人大富通逢估人先不相識道遇相對共食羅布殊
品呼羌與焉羌曰公遠行商估何為頓爾珍羞美食
估人曰人生在世只為身口矣一朝死病安能復進
甘味乎終不如臨沮鄧生平生不用為守錢奴耳羌
不告姓名歸至家宰鵝食動筋齩骨哽其喉而死竹
林所記漢世老人家富性儉嗇惡衣蔬食侵晨而起
侵夜而息營理產業聚歛無厭而不肯自用或人從
之求乞者不得已入內取錢十自堂而出隨步輒減
比至外纔餘其半閉目以授之者尋復嘔云我傾家

贍君慎勿他說相勗而來老人俄死田宅沒官原化訖天寶中相州叟者王姓家鄴城富財積累至萬斛而夫妻儉嗇常食陳物庄宅尤廣客二百戶叟營邸行客坊見一客食盤殽頗盛叟問沒有錢財而飲食過豐也客云惟有本五千逐日食利但有其木不望有餘故衣食常得足矣叟悟歸語其妻發倉庫市珍好恣其食味不數日夫妻俱夢為人所錄云何得妄破軍糧後數年夫妻並卒官軍圍安慶緒於相盡殺其廩以濟若是者固無怪其然也而世有名士大夫

者猶不能忘情於是將無帶有物焉以司其予奪哉

永樂中寧波祭酒陳公敬極善飲朝廷知之一日召宴使內侍鑄銅人如公軀幹錐指甲皆虛如其飲注銅人中內侍報曰銅人已滿遂使歸隨令內侍隨其後至家復與內侍飲此真別腸也歐公記張齊賢嘗與賓客會食廚吏置一金漆大桶於廳側竊公所食如其物投中至暮酒漿物積漲溢滿公尚未已豈以食亦有別腸耶此亦問世而一見者

永樂中會伏元梁體貌甚碩文學充贍八月至二交趾

貢使飲量無類上令左右舉善飲者館欵之或舉二
都護上曰堂堂朝廷可無一大臣能飲乎乃聞之
即自請上問曰卿量幾何乃曰館欵此二使足矣
不必盡臣量也於是飲之徹夜玩巨觴靡不試及
二使酣赧謝去翌旦駕未出乃詣闕謝恩上悅曰不論
卿文學只是酒量亦作我大明一狀元賜酒益隆

宮室

老杜劉後村詩云帝與天同大天存帝亦存祭厨通絶
徼簫鼓出深村水至亭合山居列岫尊尚餘土階
意樵牧踐籬藩此詩起句十字能言堯之大末十字
能言堯之小惜其能土階之小所以能與天同大也
唐明皇經鄒魯祭孔子而嘆之詩曰夫子何為者栖栖
一代中地猶鄒氏邑宅即魯王宮嘆鳳嗟身否傷麟
怨道窮今看兩楹奠當與夔時同
張文定安道未第時貧甚意氣豪放沛縣高祖廟歌風

臺人題詩多頌功德獨安道詩云縱酒疎狂不治生
中砀有土盍歸耕偶因亂世成功業更向翁前與什
爭又歌風臺詩曰落魄劉郎作帝歸樽前慷慨大風
詩淮陰反接英彭族更歎多求猛士為自少不凡矣
項羽廟失火時人有詩曰驪秦又矣酷斯民羽入關中
又火秦父老莫嗟遺廟毀咸陽三月是何人　宋咸
淳年間南劒州曹學肅謁制帥李庭芝於淮乃題詩
於項羽廟云蓋世英雄力拔山楚歌四面淚瀾潸江
東父老如相問子弟八千無一還

楊誠齋題韓信廟詩鴻溝秖道萬夫雄豈夢何消武士
功九死不分天下罰一生還負室前鍾古來大難愁
無兎此後禽空悔作弓兵火荒餘非舊廟三間破屋
兩株松音節悲壯結句未稱予讀孟氏集淮陰祠毀
宇深開古樹林祠門尚扁漢淮陰涼風入幕吹遺像
白日臨簷照壯心澗水千秋何所恨鳴蜱六月有遺
音扁舟却羨鴟夷子萬里烟波不可尋何等悲壯
嚴州壽昌縣道旁有朱買臣廟有人題詩云貧賤難看
俗眼底區區何事便雲泥會稽乞得無他念秖為歸

来諉故妻又云揉薪行道自歌呼越俗安知有丈夫
一見印章驚欵倒相看方悔大糢糊二詩所刺不同
宋郡守周卯題云當年一棄會稽侯大墓烟蕪鎖別
愁惆悵不逢郎衣錦至今粉骨尚含羞又方孝儒
題云青草池邊一故丘千年埋骨不埋羞丁寧囑付
人間婦自結糟糠合到頭
衛青少服役平陽公主家後為大將軍貴顯震天下公
主仇離擇配左右以為無如大將軍公主曰我家馬
前奴也不可已而遍擇群臣無踰大將軍者迺歸大

將軍丁晉公起甲第鉅麗無比軍卒楊果宋躬負土
之役劳苦萬狀後果宗以外戚起家晉公得罪貶海
上朝廷以其第賜果宗居之三十年世事翻覆如此
古詩云君不見河陽花今如泥土昔如霧又不見武
昌柳春作青絲秋作帚人生馬耳射東風柳色桃花
豈長久秦時東陵千户侯華蟲被體腰蒼璅漢初市
邑刀筆吏折腰如磬頭槍地蕭相歌初謁邵平中庭
百拜百不應邵平後来謁蕭相故侯一拜一惆悵萬
事翻覆何所無二子豈是大丈夫窮通流坎皆偶爾

東隅未必賢搶榆華昏別是一天地醉鄉何曾有生死儻欲與君歸去來千愁萬恨付一杯

王荊公題子陵祠堂詩云漢庭來見一羊裘默默俄歸舊釣舟迹似磻溪應有待世無西伯可能留嵚嵔隅衍才終廢察冥桓譚道不謀勺水果非鱣鮪地放身滄海亦何求邕溪黃氏曰此言過矣古今隱士人品不同有抱天下之志而隱者有無志於斯世而隱者有志念澹薄本無操守而終變者抱天下之志如伊尹孔明是也本無操守如盧藏用种放之流是也如嚴子陵特無志於斯世者使其才足有爲光武果德薄於湯武獨不名正於湯武乎士必待西伯而後出孔子歷聘之志荒矣

荊州張飛廟題詩甚多當塗楊觀一首人頗傳頌其詩曰磴道縈紆僅步趨飛泉落檻碎蠙珠萬崖樓殿真香火千古英雄此丈夫山勢西迴終護漢江聲東去尚吞吳營星不殞將軍在未必中原不可圖

漢軍帝時劉南校書天祿閣夜有老人衣黃衣植青藜杖扣閣而進吹杖端燄出火照向與說開闢前事出

天文地理書悉授之至曙而去問姓名答曰我是
太乙之精天帝聞卿金子好學故下而觀焉
唐中書省植紫薇花歷世猶用之不以爲非至今舍人
院紫薇閣前植紫薇花用唐故事也白樂天詩云絲
綸閣下文章靜鍾鼓樓中刻漏長坐到黃昏誰是伴
紫薇花對紫薇郎枝五文志紫薇大帝之座也天子
之常居也何關紫薇翁泌園春詞云爲子死孝爲
宋文天祥題張巡許遠雙廟云臣死忠死又何妨自光嶽氣分士無全節君臣義缺

誰負剛常罵賊雎陽愛君許遠留得聲名萬古香後
來者無二公之操百鍊之剛嗟哉人生翕欻云亡好
事轟轟烈烈做一場使當時責國羞心降虜受人唾罵
安得流芳古廟幽沉遺容儼雅枯木寒鴉幾夕陽郵
亭下有奸雄過此子細思量
近時人有以張巡傳糊窓者有一士人見之題一絕於
其右以悼之曰坐守雎陽當豹關江淮賴此得全安
至今青史雖零落猶障窓前一面寒
人之所參與所仰慕皆不出於本等杜牧之弱冠成名

當年兄弟制策登科名振京邑嘗與一二同年城南遊覽至文公寺有禪僧擁碣獨坐與之語甚玄言玅旨咸出意表問杜姓字具以對之又云修何業傍人以累捷誇之顧而笑曰皆不知也杜嘆呀題詩曰家在城南杜曲傍兩枝仙桂一時芳禪師都未知名姓始覺空門興味長因為之語曰毀譽但能驕本等利害但能動適用

王勃或言亡命為僧恐未必然但遊梵宇三覽寺詩云杏閣披青磴瑠臺控紫岑葉齊山路狹花積野壇深蘿慢栖禪影松門聽梵音遽忻陪妙躅延賞滌煩襟方云四十字無一不工豈減沈佺期宋之問哉裴行儉以器識少王楊盧駱彼顧以富貴骨相取人而文一杯之土未乾六尺之孤安在尤氣蓋萬古

駱賓王靈隱寺詩云鷲嶺郁岧嶤龍宮隱寂寥樓觀滄海日門聽浙江潮桂子月中落天香雲外飄枮籬登塔遠刳木引泉遙霜薄花更發冰輕葉互凋夙齡尚遐異搜對滌煩囂會入天台棲習予渡石橋方云周

史言宋之問詩比於沈庾精密又加靡麗蓋律體之祖也

或云宋之問貶黜放還至江南遊靈隱寺夜月明朗吟行且為詩驚崖二句第二聯搜奇思終不如意有寺僧問故荅曰適欲題此寺而興思不屬僧曰試吟上聯即吟與之僧曰何不云樓觀二句之問愕然訝其遒麗又續終篇曰桂子云云橋明訪之不復見此僧矣僧有知曰此駱賓王也乃削髮為僧遍遊名山卒於靈隱寺二說未知孰是兩存之可也

夢筆驛乃江淹舊居姚宏金聲一絶可警後學者詩云一宵短夢驚流俗千載高名掛里閭遂使晚生矜此意痴眠不讀一行書又李仲南言晦安旅邸壁間一絶云太乙峰前是我家滿床書籍舊生涯春風應酒不歸去老却碧桃無限花又建州岑尒安分水驛一絶云江南三月已聞蟬麥熟梅黃綿作綿料得故園煙雨裏輕寒猶作養花天又吕叔潛言鎮江毋陽玉乳泉壁間一絶云驛馬出門三月暮楊花無柰雪漫天客情最苦夜難渡宿處先尋無杜鵑三詩皆可喜然

皆不著名氏也

齊劉祭酒獻琬住在檀橋庳屋數間上皆穿漏世祖為營
酒立館以揚烈橋故主簿之生徒皆賀祭酒曰室
美為人災此華宇豈吾宅耶幸可詔作講堂猶恐見
害也未及徙居祭酒遇病亟

張茱公典陝日與處士魏野同遊僧寺觀覽舊遊皆有
留題茱公詩用碧紗籠之野詩則塵蒙侍妓有慧者
以紅袖拂之茱公笑野因題云世情冷煖由分別何
必區區較異同若得常將紅袖拂也應勝以碧紗籠

宋人記趙韓王宅閭經畫造作侔於禁省韓王以太師
歸第百日而薨子孫皆家京師罕居之故園池亦以
為鬻為常歲時惟厮養擁奉負鍤其間而已范文正
在杭時子弟以公有退志乘間請治第洛陽樹園圃
以為逸老地公曰人苟有通義之樂形骸可外況宮
室也吾今年踰六十來日無幾乃謀治第樹圃顧何
時而居乎吾之所患在位高而難退不患退而無居
也居固易得而西都士大夫園林相望為主人者莫
得常遊而誰獨障吾遊者豈必有諸已而後為樂耶

俸賜之餘宜以贍宗族若曹遵吾言毋以為慮噫人
能如范公所言則無磨人惟展畫圖看之嘆矣

范忠宣純仁薨朝廷賜碑額曰世濟忠直時唐公益知
潁昌為表其居曰忠直坊正平語公益曰荷公厚意
但上命揭於墓隧假寵於范氏若施之康莊以為往
来之觀非朝廷意也公益言此州都之事於君家無
與正平曰先人功名何待此而顯且十室之邑必有
忠信流俗所尚識者所止異時不獨吾家為人嗤誚
公亦寧逆於指議故敢以力請時平端叔官於許語

公益曰頃胡文恭知蘇州時將希魯致政歸文恭嘗
學於蔣乃表其第為難老坊蔣公見之不樂曰此俚
俗歇熘内不足而假之人以為考非所望於故人也
營繕已畢文恭因其嘗獲芝草遂更為靈芝坊文恭
退語人曰識必因德後達將公之德吾所畏而其識
如此非吾所及也公益聞端叔之言遂撤范氏之坊
王播少孤貧嘗客揚州惠照寺木蘭院隨僧齋食僧厭
怠乃齎罷而後擊鍾後二紀播自重位出鎮是邦因
訪舊遊向之題詩者皆以碧紗幕其上播繼以二絶

云三十年前此院遊未蘭花發院新脩如今再到經
行處樹老無花僧白頭又云上堂已了各西東慚愧
闍黎飯後鍾三十年前塵撲面于今始得碧紗籠
多景樓最居成詩曰樓上無窮景樓前正落暉開軒
寥廓覽物極纖微雲破孤峰出潮平兩槳飛東溟看
月上西度認僧歸木落吳天遠江寒越舶稀魚龍鄰
海窟鷄犬隔淮圻草色迷千古波聲蕩兩圖廢興懷
覇業融結想天機浩浩群流會沉沉百怪依登臨真
偉觀四首重歔欷方萬里云此詩無一字一句不工

就謂宋詩非唐詩乎

建中靖國東坡自儋北歸卜居陽羨陽羨士大夫猶畏
而不敢與遊獨士人邵世瞻從學於坡公亦喜其人
時時相與杖策過長橋訪山水為樂邵為坡買一宅
為緡五百傾橐僅能償之卜吉入居既得日矣夜與
邵步月至村洛聞婦人哭聲極哀坡徙倚聽之曰異
哉吾將問之遂與邵推扉而入見一老嫗問其故嫗
曰吾有一居相傳百年保守至今吾子不肖舉以售
人今日遷來百年舊居一旦訣別所以泣也坡亦為

之愴然問以居所即坡五百緡買者也因再三慰撫
即還其居仍焚其券不索其直自是遂還毗陵不復
買宅借顧塘孫氏墅居歲七月歿
蘇東坡登天竺寺佛印言牕前兩松昨日為大風吹折
一老僧悵恨成兩句云龍枝已逐風雷變臧却虛牕
半日涼坡續云天愛禪心圓似鏡故添明月伴清光
林和靖書壽堂壁詩云湖外青山對結廬增前脩竹亦
蕭疎茂陵他日求遺藁猶喜曾無封禪書和靖嘗傲
視許洞洞不喜乃作詩嘲之曰寺裏擬齋饑老鼠林
間咳嗽老獼猴喜來民送物鵝伸頸好客臨門膝縮頭
此詩殆賢嫉能可謂譖之虐也聞者足以戒云
宋中興間澤石刻葦陰道二絶云烟遮晃白初凝雪日映
珠斕却是花馬渡急流行小崦柳絲如織映人家又
云管茅作屋幾家居雲雘風帘路不紆坡側杏花溪
畔柳分明摩詰輞川圖岳武穆湖南僧寺詩云潭
水寒生月松風夜帶秋又遊金山寺云第一泉頭過
九日黃花猶待客重來男兒有意扶中國不斬樓蘭
不易回觀此詩二公真文武全才也

楊玠尚書致仕舊居為人侵占有詩云四鄰侵我我從伊畢竟須思未有時試上含光殿基望秋風秋草正離離

司馬溫公與邵康節遊一日會景德園約不來至有詩曰淡霧濃雲合復開碧滴清活遠茶烟閒高閣望已久花外小車猶未來邵和云君家渠上午時燕過社令年猶未回請罪誤君疑佇久萬花深處小車來

畫錦堂韓魏公詩云重向高堂舉宴盃四年辜負北門回故園風物都如舊多病襟懷逐一開白髮耻跨金絡驕綠陰欣滿鐵梁臺因思前彦歸榮者未有三[illegible]畫錦來又再題云為郡偏榮畫錦歸再容鄉任古來稀邸人秖駭新章貢仙表誰瞻舊鶴飛浹境士民增慰悅一軒風物起光輝

方萬里云公初有古詩不以快恩讐於名譽為然見諸歐陽公記中此猶寧初元自長安再領鄉郡時後改鎮北門得請歸判相州凡三衣錦云宋景文題畫錦堂詩云端節前驅畫錦身堂成署榜示州民遷莺賀燕翻翻集嘉樹井棠次第春漳岸夕波

通沼溜魏臺暾日弄梁塵君看千古青編上得意如公有幾人此詩惟魏公無愧非誇非諛

文公語錄云石曼卿題張氏園亭云亭館連城敞謝家四時園色鬪明霞窓迎西澗封侯竹地接東陵隱士瓜樂意相關禽對語生香不斷樹交花縱遊會約無留事醉待參橫落日斜又等詩評云意中流水遠慾外擔山清句極佳曼卿為人豪放胸次極高而詩乃方嚴縝密如此樂意二句宋儒謂形得浩然之氣郭功甫少有詩名梅聖俞見之曰天才如此真太白後身也

王荊公亦嘆美其詩與登金陵鳳凰臺追次李太白詩韻援筆立成一座盡傾其詩曰高臺不見鳳凰遊浩浩長江入海流舞罷青娥同去國戰殘白骨尚盈丘風搖落日催行棹潮擁新沙換故洲結綺臨春無處覓年年荒草向人愁又觀東坡畫崔作詩寄云平生才力信現奇今在窮荒豈易歸正似雪林枝上畫羽翰雖好不能飛後東坡用其韻三和不已

楊龜山廟祀在常州有豪家欲奪其地者郡守公行香日題詩壁間豪家悔而寢焉詩曰辨香覓路拜龜山

獨立斜陽未忍還廟貌儼如生氣在斷碑惟見蘚苔班道傳伊洛名千古迹寄毘陵墓半間黃爲不知誰是主隔林猶自語間關

張東海過蘇步坊賦詩曰東坡昔日此閑行此地遂留蘇步名何事童惇瘞毛骨子孫羞認是先塋憲按東坡投荒嶺海童惇實為之而後世流芳遺臭乃如此

孰謂人心無春秋哉

辛安禮諸人問虞文靖公宿曰西江登眺之所攬江山之勝無踰於滕王閣望湖亭二處公幾過皆不留題

何也公曰諸公曾見東坡及僧晦幾詩否請與誦之晦幾滕王閣詩云檻外長江去不回檻前楊柳後人栽當時唯有西山在曾見滕王歌舞來一句長江去不回往事不可問矣二句檻前楊柳亦後人所栽三四句謂當時曾見滕王歌舞者惟有西山在矣含蓄無窮之意寓無窮之感東坡望湖亭詩云黑雲堆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亂入船驟地風來忽吹散望湖亭下水連天陰陽變化開闔於頃刻之間其氣雄語壯所謂吞雲夢者二詩皆不可及是以不曾有題也

金人入洛禁勿犯司馬光宅張商英輩乃欵門其棺處
盜謝遊犯惠州葬東坡白雲故居致奠而去而呂惠
卿之徒乃欵置之罔鐕見聶吉甫天恩集吁可嘆夫
韓侂胄平原甲第開禧末年罪逐後改為寺監齋舍生
題二絶于壁曰掀天聲勢祗水上居屢空餘十萬間
若使早知明哲計肯將富貴博清閑又曰花柳依然
弄曉風才郎抽手去無踪不知鄧塢金多少爭似盧
門席不重兩詩皆用鄧塢事深有感慨
靖康之變中原為虜當時高人勝士陷沒者不少紹

興庚申辛酉河南關陝新舊復有自閩中驛舍壁間
詩二絶云鼙鼓轟轟聲徹天中原廬井半蕭然鶯花
不管興亡事牧點春光似去年又云渭平沙淺鴈来
棲渭漲沙移鴈不歸江海一身多少事清風明月露
霑衣
陳玠者建昌人生計本厚將新其門為木匠所詬曰趍
於侈自門廳堂廊一切更建歷數年輪奐整潔而膏
腴田掃空矣其始從事木匠也當乾道丙戌之春妻
蔡氏夢人告曰聶君及第矣蔡曰他人及第何預吾

事告者不復言但以錢二千貫置于地而去蔡覺以
語聆聶君同郡人也是時方赴省試俄報登科十年
後聆家孟貧蔡氏亦死遂賣宅與聶恰得二千貫先
自與人說如此

宋岳武穆王祠天下有五在鄂者乃王開國之地在杭
者王墓之地在湯陰者父母之鄉鄠者立功之地而
朱仙鎮者功之極而憤之所不能忘皆著祀典崇報
今其録乃吾友汪仲嘉子卿所編心亦勞矣近為當
道所刻惜去其詩文將半嘗考王少狂飲帝戒而遂
絕教之終嘗曉而不談兵者一忠一奸薰蕕判也玉
刻像行溫清禮平居布素死之日無餘貲其與絕裾
窮奢者何如好色人情也故至死弗克斷虞姬王能
却交鶻之名姝勇殊過之死後有武昌老嫗之哭是
可比方孔明也夫為將而具五善足矣王之行聖人
之道大賢以上事也豈特忠哉

尚書何公喬遊岳王祠作詞曰自分林泉人此腰久不
折今見穆王祠下拜非予越一拜忠義之堂堂二拜
精毅之凜烈三拜文武之全才四拜古今之豪傑報

二帝之蠶雪中原之恥朱仙鎮已逼東京十二金牌
和議決倉糧雖盡莫須有國體已亡公道絶嗟哉五
國海天邊二帝向誰說我有一管筆利似龍泉鐵可
刳檜之心斷檜之舌砍檜之頭刺檜之血万俟卨附
勢欺君固當粉其骨張浚之姤賢嫉能亦安能逃其
責風清月朗酒酣時擊盞叩壺歌一闋為人臣子不
能為君之流涕者是亦失臣之節大奸劇孽賈似道
萬里山河宋家戚

宋秦檜師垣故第紹興末年檜薨適值開浚運河人夫
取泥土盡堆積府墻及門有人題門畿曰格天閣在
人何在偃月堂深恨已深不向洛陽圖白髮却於鄜
塢貯黃金笑談便欵興羅織咫尺那知有照臨寂寞
九原今已矣空餘泥濘積墻陰

蘇州文徵明題文丞相祠詩云倉卒勤王萬里身風塵
顛倒作纍臣三綱已去嗟何及一死臨期諒自真直
以安危係天下未宜成敗論斯人遺文尚可誅奸賊
奚但悲辛泣鬼神

廣東一寺為人所圖其僧即棄寺而去遺詩云憨憨收

拾舊袈裟檢點行囊沒半此袖拂白雲辭古寺杖挑
明月上天涯最憐松頂新巢鶴還憶籬邊昔種花分
付犬猫隨我去免教流落野人家

太祖有天下建廟祀歷代帝王伏羲以下像皆易成惟
元祖面屬為泪痕所汚塑工頻加脩飾越宿又如故
太祖聞知幸廟以手指曰痴達子痴達子汝胡人入主
中國可謂幸矣今不革去者以尔亦一代之主
朕既天命人歸淹有天下於汝子孫不加殺戮但驅還
北則　朕之待勝國亦可謂有恩矣汝何恨耶毋再
啼哭於是塑工明日奏世祖面無泪矣

大明初克婺州於城楼立大旗二親書對聯云山河奄
有中華地日月重開一統天帝王氣象見矣

上與劉三吾微行出遊入市小飲無物下飲上出句云
小村店三盃五盞無有東西三吾未及對店主適送
酒至隨口對曰大明國一統萬方不分南北明日早朝
召官固辭不受

洪武初欲於南京獅子山頂作閱江樓未造上乃先令
儒臣作記文成上覽之曰朝廷乏人矣昔唐太宗繁

工役好戰爭宮人徐充容猶知上疏曰地廣非久安之道人勞乃易亂之源今所答乃皆順吾所欲則唐婦人過今儒者矣樓竟不作乃試作記者矣

南京國學之址舊為積屍所謂之萬人坑每遇天陰雨濕行人多為鬼眩有至死者因建鷄鳴寺設醮以度而鬼又飛磚擊死僧人懼馬太后聞而告於太祖曰必孔子大聖人以鎮之是日遷大成木主于此鬼遂不復為祟因建國子監焉

南京國子監號房皆無門限而集賢門門字無鈎大祖謂秀才須出用不宜限隔故門皆去限且怒詹盖舉書門字有鈎即以粉塗鈎畫至今粉跡宛然號房以規矩繩紀綱法度為序每字二十間北監則以格致誠正脩齊治平為序盖各有取義也南京文武各衙門俱有牌扁直書衙門之名惟翰林院三字橫列而兵部獨無相傳洪武間一夕潛有掣去之者而莫知所自詰旦聞

上不之省盖以示去兵之意至今不敢復揭

北京宮闕成大宗命解縉書帖以古詩書之曰日月

光天德山河壯帝居上大喜賜賚甚厚

廣西昭州最為厲毒之地而山水頗清婉郡圖有亭名天繪建炎中郡守李丕以與金國年號同欲更之問名於寓公徐師川父而未得有茆茲者為更名曰清輝亭已而揭扁矣徐謁李同坐亭上少頃策杖四隅視積土中有片石班有文字然取而滌之乃卓濤所作記其畧云于擇勝得此亭名曰天繪取其景物自然也後某年月日有俗子易名清輝者可發一笑考范生命名之日不少差之

邵武軍城內謝侍御家有別宅三間極覓緊為郵舍僦直綿百二十錢人言中有物怪多不敢居乾道三年八月武翼郎孫肇赴任監酒稅以無官廨欲居之先與三少年往宿相語曰屋如是而賃賃價不及半豈可失時猶未黃昏忽清光一道從後起揮以刃而散去俄頃婦女七八輩歌笑而出肇心驚捨之而他明年陝西人統領解軍來自言無所懼挈家徑入坐已定而婦女已出來仗劍逐之至廁而滅李待旦命撲掘其處得白金百挺李邀謝氏子弟有無窖藏曰無

之賂以三百千子弟曰此非我家物義不當受但請就鬻此第增為七十千立券李遂成富室乃知無望之物固冥冥之中有主宰者孫鑿非其有而懼謝氏子弟臨財無苟得亦可謂賢矣

驛路有白塔橋邨賣朝京程圖士大夫往臨安必買以披閱有人題十壁曰白塔橋邊賣地經長亭短驛甚分明如何祇說臨安路不較中原有幾程

潤州一監征與務胥盜官錢皆藏之胥家約官滿分取胥偽諾之既代去不與一錢監征不敢索悒悒渡揚子江竟死于維陽胥得全貲遂富告歸治田宅是年妻孕如見監征寒惟而入即誕子甚慧長喜讀書使之就學二十歲登第胥大喜盡鬻其產挈家至京師為桂玉費其子調官南下中途子病罄所餘召醫父維陽而死胥無所歸旅寓貧窶無聊而死

僧琳號無畏好學能詩常創無畏菴有松合抱郡帥治鈐齋索材欲往伐之琳知之預命削松皮題詩其上云大夫去作棟梁材無復清陰護綠苔只恐夜深明月下誤他千里鶴飛来縣尉讀其詩而止

蘇城集福庵居尚書吳趨坊之北知州施肩吾之西弘
治中詔毀淫祠有司欲為吳後圃吳曰僧庵吾世隣
也不忍其毀安忍為吾有耶有司復欲為施別業施
曰何不送麥翁而送予也有司述其言以告施曰吾
獨不能為麥菴耶亦辭不受其菴竟存嘉靖初又有
詔毀知府伍畴中用價承佃都御史毛亦用價佃之
則曰近吾家也一則曰地舊吾家施也竟成訟且上
伍新結姻義時人追思往事因為謠曰昔日吳與施
官送猶遜辭今日毛與伍訐告到官府噫以一菴之

小而見四公之高下人心不古世道日趨可慨矣

華亭錢學士在告里居營第役煩里旅旅有惰者學士
譴之屢額對曰病矣學士問曰何病對曰往時黃提
刑營第老夫實受役傷瞥焉黃之第今敗屋頹垣矣
老夫猶疾痛不即死茲役之不力何敢辭罪學士聞
其言憮然遂謝遣里旅

常州蘇掖仕至監司家富甚嗇每置產吝不與直爭一
文至失色猶喜乘人窘急時以微貲取奇貨營置別
墅與售者反復甚苦其子在旁曰大人可增少金我

輩他日責之可得善價也父愕然自是少悟

嘉靖年間費文憲公宗憲公嘗構別業其基乃宋柴侍郎之故居公頗勤勞建造一日卓午有緋袍冠帶士題棟柱曰我昔循君昔公今勝我今盛衰皆有數不必苦勞心公視之俄不見

張羅[illegible]子敬吊江心寺火云愁見中川皆赤土却留雙塔白摩空眼中救盡千年景汇上無消半夜風幻化物情今日極浮沉天地有時窮咸陽宮殿都休問金谷銅駝也棘中此作氣象自與凡庸不同

器用

漢班婕妤作新製齊紈扇詩新製齊紈素鮮潔如霜雪裁為合歡扇團圓似明月出入君懷袖動搖微風發長恐秋節至涼飈奪炎熱捐棄篋笥中恩情中道絕

太祖一日小宴顧李煜曰聞卿能詩可舉一首煜思久之乃舉咏扇詩揮讓月在手動搖風滿懷之句

太祖曰滿懷之風何足尚侍臣莫不嘆服

唐張九齡為相有謇諤匪躬之誠明皇急於政事李林甫陰中傷之方秋明皇令高力士持白羽扇賜焉九

齡作賦以謝曰苟效用之得所須殺身以何忘又曰
縱秋氣之移奪終感恩於篋中又作歸燕詩酌林甫
曰海燕雖微猶能乘春亦暫來豈知涯滓賤只見玉堂
開綉户時雙入華堂日幾回無心與物競鷹隼莫相
猜林甫知其必退恚怒稍解

宋范質在茶肆中見有人貌怪陋前揖曰兵戈至相公
無慮暑中公所執扇偶書大暑去酷吏清風来故
人二句其人曰世之酷吏何止如大暑也公他日當
究此弊因携扇去公悯然久之後至伏廟後門見一

士木短鬼其貌甘茶肆見者扇亦在其手公心異焉
宋徽宗善繪其畫一扇濃淡卓絶康與之書一絶于上
云玉輦宸遊事已空尚餘奎藻繪春風年年花鳥無
窮恨盡在蒼梧夕照中

吳唐子畏題美人紈扇詩云秋来紈扇合收藏何事佳
人重感傷秖看千今雙眼裏大都誰不逐炎凉

宋高宗宴大臣見張循王俊持一扇有玉孩兒扇墜上
識是十年前徃四明誤墜於水屢尋不獲乃詢于張
俊俊對曰臣於清河坊舖家買得說是侯潮門陳宅

厨娘破黃花魚腹中得之上大悅以為失物復還之兆乃封厨娘

唐宋國公蕭瑀不能射太宗賜射俱不着梁歐陽詢作詩譏之曰急風欠緩箭弱手馭強弓欲高番覆下應西還更東十迴俱着地兩手并擎空借問誰為此多應是宋公後太宗見此詩謂蕭瑀曰此乃四十字章疏也由是與詢有隙

大理石屏近年朝紳爭尚官其地者以是勞民傷財而李貞伯獨寓此意於送行詩乃謂相思莫遣石屏贈留刻南中德政碑可謂德業相勸矣

唐高駢鎮蜀口南詔侵暴築羅城四十里朝廷雖加恩賞亦疑其跋扈一日閱奏樂聲知有改移乃題風箏詩以寄意夜靜絃聲響碧空商信任往來風依稀似曲纔堪聽又被風吹別調中旬日報道移鎮渚宮

唐李涉晚泊聞角詩孤城吹角水茫茫風引胡笳怨思長驚起暮天沙上鴈海門斜去兩三行

白樂天賦得城邊角詩云邊角兩三枝霜天隴上兒望鄉相並立向月一時吹戰馬頭皆舉征人看盡悲嗚

鳴三奏罷城上展旌旗此鳴鳴三奏有說世之鼓樓
曰譙樓者謂門上為高樓以望也畫角之曲有三弄
乃曹子建所撰其初曰為君難為臣亦難難又難次
曰創業難守成亦難難又難三曰起家雞保家亦難
難又難今角音之鳴鳴者皆難字之聲耳所以使
人昏曉之間燕息之際聞之有所儆發也

仁廟在東宮時嘗觀二內侍象奕因命曾子棨應制詩
云兩軍對敵立雙營坐運神機決死生千里封疆馳
鐵馬一川波浪動金兵虞妃歌舞悲坡下漢將旌旗

逼楚城興盡計窮征戰罷松陰花影滿殘枰
仁廟和云二國爭強各用兵列成象士定輸贏馬行
曲路當先道將守深城戒遠征乘險出車收敗卒隔
河飛砲下重城等閑識得軍情事一着成功見太平
詞意宏偉尤勝前詩君臣之器量見矣

黃山谷奕棊呈任公漸詩云偶無公事客休時席上談
兵象兩棋心似蝟絲遊碧落身如蜩甲化枯枝湘東
一目誠堪死天下中分尚可持誰謂吾徒猶愛日參
橫月落不曾知方萬里云山谷前詩云坐隱不知岩

月樂手談勝與俗人言亦佳句碧落枯枝盡奕者用心忘身之態至東坡則云勝固欣然敗亦可喜優哉優哉聊復爾耳蓋東坡素不解棋不究此味也

遯齋閑覽云荊公棋品不高與人對局未嘗致思隨手疾應覺勢將敗便斂之謂人曰本圖適性忘慮反若思勞神不如且已觀其詩云莫將戲事擾真情且可隨緣道我贏戰罷兩奩收白黑一枰何處有虧成

東坡在儋耳聞黎子閭城南載酒堂頗佳一日訪之午後回遇雨從農家借笠着蓑而歸路人小兒相隨爭笑邑犬群吠以為異人竹坡周少隱詩云持節休誇海上蘇前身應是牧羊奴為嫌朱紱當年夢故作黃官一笑娛遺躅與公歸物外清風為我襲衣襦憑誰喚起王摩詰畫作東坡帶笠圖

呂蒙正公居相位有一朝士家藏古鑑自言能照二百里欲因公弟以献其弟伺間言之公笑曰吾面不過磔子大安用照二百里賢於李衛公遠矣

桐城錢如幾咏竹夫人云肌骨清奇氣味貞藤牀當暑不辭頻秋風一夜恩先斷始信人情太不仁隴西金

白嶼鶖白苧詞云羌人終夜理吳機白雪新裁作舞衣莫把君恩倚團扇西風容易入羅幃可謂窺破世情之態者

古人以煖足瓶謂湯婆黃山谷名以腳婆戲作詩云小姬煖足卧或能起心兵千金買腳婆夜夜曉天明至魯文清謂山谷改竹夫人為清奴則腳婆當名為錫奴亦戲作一絶云霧帳桃笙畫寢餘此君那可一朝無秋來冷落同班扇歲晚温柔是錫奴

單宇湯婆詩坎離陶鑄布長安不厭常情冷煖看和氣

綠蓑青箬足下陽春便覺到人間温柔異質通仙術貞節同心傲歲寒却勝少陵思廣廈能令貧士盡歡顔

文徵明燈花金蓥吐穗粟絲絲火樹騰輝影陸離紫蟲凝芝春見跋絳痕消蠟夜敲棋心憹積雨何當霽事卜明朝喜可知一笑自開還自樂居然不受曉風吹

嘉定癸酉臣僚奏請禁止都城青盖兩學俱以皂盖出入而天府又復禁止勿忽有外郡學士入都不知所禁被獲入公府士人乞供對書一詩曰冠盖相望古所然易青為皂且從權中原多少黃羅盖何不多多出

嘗錢州府禮而遣之欵皃盖終非中都所宜用者

趙德麟侯鯖録云東坡老人在昌化嘗負大瓢行歌田畝間所歌者盖隱詞也饒姊年十十云内翰昔日富貴一場春夢婆一日被酒獨行遍至子雲諸黎之舍作詩云箬老風流可柰何朱顏臧盡鬢絲多投梭每困東隣女換扇惟逢春夢婆

劉基初見上與坐賜食因問曰汝能詩乎基曰詩儒者末事上即舉所用斑竹箸示之基應聲曰一對湘江王細撿湘江曾洒淚痕斑上顧歎曰秀才氣基續云漢家四百年天下盡在張良一借看上始悦

瞿宗吉咏斗詩云有柄何曾挹酒漿隨時用舍屬閨房幹旋天上陽和氣平帖人間錦繡香翠袖捲紗移玉釼金箭分夫近牙床衣成遠寄征夫去印類何時肘後黄

于公謙王公文臨刑時以迎立外藩之故文稱宪謙但云親王非有金符不可召當辯之時印綬尚寶諸内官聞之檢閲各王府符俱在獨無襄王府者衆皆危

兵柳葉篆御璽王府之寶王著篆必九摺取乾元用
九之之說惟曆日印文七疊取日月五星七政之義
御史印文八疊取唐臺儀八印義也二品以上印用
銀三品以下用銅御史用鐵
朝廷璽共九顆在內尚寶監女官收掌用時尚寶司以
摺帖赴內監取用　奉天之寶祀天地用　制誥之
寶一品至九品誥命用　皇帝之寶詔赦聖旨用
皇帝行寶立封賜勞用　皇帝信寶詔親王大臣調
兵用　天子之寶祭祀鬼神用　天子行寶封建外

疑不知其故乃問一退任內官云嘗記宣德間老娘
娘有旨取去但不知何在老宮人某尚在必知其詳
遂往問之云是宣廟賓天時老娘娘以為國有長君
社稷之福嘗欲詔及襄王取入後以三楊學士議而
不諧而止符今在後宮慊閣中老娘娘張太后也於
是啓太后宮檢之果得某處蓋已積塵埋沒寸餘矣
此老閹老嫗不存則典守之死于宄者何恨其後英
宗悟二人之宄而悔者此也斷大獄者可不慎哉
漢唐宋印文多是小篆國朝外國諸衙門皆疊篆惟總

夷及賜劳用　天子信寶詔外夷調兵用　勅命之
寶六品至九品用
吳江虞拳言家有邵菴三像其一素冠竹杖其一自書
邈乎千載之贊其一歸休戴笠圖自書四律詩令道
園學古録道園遺稿皆無之其詞曰浮雲滿空無所
依高岡獨行来者稀仙人冉冉遺松老鳴鹿呦呦生
草肥伐木遠聞何處谷傾筐近得故時薇山中欲雨
霧先合此日先生戴笠歸又南園多竹暑氣微遊来
結屋相因依桂巾石壁書霧濕冰髮池水朝陽晞頻
年車馬踐霜雪六月裳衣無綌絺隣翁問舊坐来久
此日先生戴笠歸又老去懸車百慮灰西風獨愛菊
花開田家酒熟邀皆去茅屋詩成懶更裁欲及天清
飛沆瀣要觀日出上蓬萊赤松有約應相待此日先
生戴笠来又莫問鄉人駟馬車此身全不要人扶雲
霄一羽山頭杜風雨孤村海上蘇薄命長鏡尋積雪
多情破帽落輕烏莫圍玉帶番朱紱此是先生戴笠
圖
李衛公鎮南徐甘露寺僧有戒行公贈以方竹杖出大

宛國蓋公之所寶也及公再來問杖無恙否僧欣然曰已規圓而漆之矣公嗟惋彌日張表臣在沁江攝帥幕暇日與同僚遊井露寺偶題小詞於壁間云樓橫北固盡日厭厭雨欵乃數聲歌但渺漠江上煙樹寂寥風物三五過元宵尋柳眼冤花英春色知何處落梅嗚咽吹徹江城暮脉脉數飛鴻杳歸期東風凝佇長安不見烽起夕陽間覛欲斷酒初醒獨下危樓去其僧頑俗且瞶愀然謂同官曰方泥得一堵好壁可惜寫了張知之戲曰近日和尚耳明否曰背聽如

雜張曰恐賢眼目亦自来不認得物事壁間之題謾圬墁之便是井露寺祖風也聞者大笑

東坡云未知一生當着幾兩屐吾有嘉墨七十枚而尤求取不已不近愚耶石昌言畜李廷珪墨不許人磨或戲之云子不磨墨墨將磨子今昌言墓木拱矣而墨故無恙李公擇見墨輒奪鄉相間抄取殆遍近有人從渠許来云懸墨滿堂此亦通人之一敝也

唐太宗與侍臣泛舟春苑池中見異鳥容與波上悅之召閻立本圖其狀閻外傳呼畫師閻立本是時已為

主爵郎中俯伏池左研吮丹粉瞻望坐賓蓋帳流汗
歸戒其子曰吾少好讀書卒免面墻唯以丹青見知
躬厮役之務辱莫大焉汝宜深戒勿習此技

夜半鍾聲到客船唐張繼之詩學林新編作温庭筠非
也歐陽文忠以詩則佳而無夜半鍾聲之理一耳方
詩話以金輪寺僧謙咏月而得清光何處無句。喜極
而夜半撞鍾乃各時之事張豈
無據而云。即以謙之事以輳耶況寒山與金輪自非
一地真可謂痴人前不得說夢矣及見中吳紀聞辨

夜半之鍾惟姑蘇承天寺為然予復意其訛襲固蘇
人而寒山原非承天似亦未得其旨又讀墨客揮犀
云古有分夜鍾蓋半夜打也至讀南史丘仲孚傳每
讀書以中宵鍾聲為限則思曆時半夜亦沿流古人
分夜之打故于鄴有遠鍾来夜半皇甫冉有夜半隔
山鍾非後世曉暮比也龔時承天寺尚爾也

國初沈萬三吳人也居周庄富盛所藏寶玉珊瑚瑪瑙
古窒歷代名賢遺跡凡百珎玩無不畢具瑪瑙酒壺
其質通明類水晶一枝葡萄如墨點就號為月葡萄

籍沒後為吳江某氏所得因戎事托吏梅元衡籌以
此報之元衡死其物竟無所終天順間嘉興李銘字
日新者訓蒙為業一夕於市中見溝渠有火光撲之
不滅乃以物記之明旦往發其處止獲此但不知貴
重求鑑古陳二引至富族曹瑗酬米二十石李不允
更校吕山吳汝輝酬秫米百石竟為塾師前知府劉
侃沮之陰諷日新曰吾有一策俾君大獲若校獻鎮
守張謀佘嘉興一郡塩鈔利當百倍日新許諾劉遂
與之賣緣果獲所圖計利三千兩劉分其三之一日
新領還過江舟覆鈔皆濕毀嘉興楊太守繼宗追補
前鈔日新瘦死劉廢產與償信乎天地間左物得之
必有禍隨口新貪得適當其禍豈其數偶然歟

李義山錦瑟詩錦瑟無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華年莊
生曉夢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鵑滄海月明珠有淚
藍田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憶只是當年已惘
然

餘姚徐菊坡簫杖詩鑿竅霜筠入手輕知音未遇伴閑
行刻鳩賜老聲還噎隨鳳升山力可憑弄月松根因

柱石倚風花底為和笙何當扶上雲霄路吹徹釣天
合九成

李時勉咏剪刀吳綾剪處魚吞浪蜀錦裁時燕掠霞深
院響餘春晝靜小樓工罷夕陽斜

魏人以博物名於河濵得銅罍如觴焉而竅其兩傍文
爛然得之甚喜召所與遊者曰予近得夏殷之罍匜
同玩之且實酒為壽方獻酢仇山人見曰子胡得乃
爾是銅鐺也角觚家以讓陰者也魏人楚丘有士其
博物不下魏人一日攜器象焉形鬣尾皆具而竅其
背詢無識者一士曰古有犧尊其是類乎殆馬尊也
士喜藏之享尊客輒出以盛酒仇山人過之愕然曰
子胡得乃爾是溺器也貴嬪家所謂獸子者也士乃
棄之然則世無真識則名實錯亂其不以銅鐺溺器
為真玩者幾何人哉

洛陽布衣申屠敦有漢鼎一得於長安深川之下雲螭
糾錯其文爛如也西隣魯生見而悅焉呼工象而鑄
之淬以奇藥穴地藏之三年上質交蝕銅質已化與
敦所有者畧類一旦持勸權貴人貴人寶之饗實而

玩之敦偶在坐心知為魯生物也乃曰敦亦有點其
形酷肖第不知孰僞真耳權貴人請觀之良久曰非
真也中貴次第咸曰是誠非真也敦不平辨數不已
衆共析辱之敦不敢言歸而嘆曰吾今而後知勢之
足以變易是非也龍子聞而笑曰敦何見之晚哉士
之於文也亦然

鐵券之制其形如瓦國初時
太祖高皇帝欲以鐵券賜諸功臣而不知其制聞浙江
錢王之後尚有宋賜券存焉命其官取諸其家倣其
制為之其賜東莞伯何貞券文曰維洪武二十年歲
次丁卯八月戊申十一日戊午皇帝制曰昔人有云
識時務者謂之俊傑云得非識時務者乎曩者事
務煩冗有失撫順之道致貞職微有貳初歸之誠今
特命尔為東莞伯食禄一千五百石使尔禄及嗣世
朕本疎愚皆遵前代哲王之典禮與尔誓若謀逆不
宥其餘死罪尔免二死子免一死以報推誠之心其
加恭順以保禄位延于永久豈不偉歟尔敬之哉

嘉靖初南京守備太監高隆人有獻名畫者高曰好好

但上方多素絹再添一箇三戰呂布最佳人傳為笑
余曰此中官宜然聞沈石田送蕪太守五馬行春圖
守怒曰我豈無一人跟耶沈知另畫隨從者送入守
方喜沈因戲曰柰絹短少更宜盡前面三對頭督耳
守曰也罷也罷

文史

古之聖賢或相祖述或相師友生乎異代則聞而師之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顏回學孔子孟軻師子思之類是也易義成于四聖詩書歷乎帝王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其義一也孔子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丘竊取之矣揚雄作太玄以準易法言以準論語作賦箴皆有所準班孟堅作二京賦擬上林子虛左太冲作三都賦擬上二京屈原作九章而宋玉述九辨枚乘作

七發而曹子建述七啓張衡作四愁而王仲宣述七
哀陸機作擬古而汪文通述雜體華藻隨而律體相
倣李唐群英惟韓文公之文李太白之詩務去陳言
多出新意至於盧仝貫休輩效其顰張籍皇甫湜學
其步則怪且醜僵且仆矣然退之南山詩乃類杜甫
之北征進學解乃同楊子雲之解嘲鄆州溪堂之什依
於國風平淮西碑之文近於小雅則知其有所本矣
近代歐公醉翁亭記步驟類阿房賦畫錦堂記議論
似盤谷序東坡黃鶴樓賦氣力同晉朝赤壁賦卓絶
近於雅風則知有自來矣而韓文公廟記鍾子翼哀
詞時出險怪蓋游戲三昧間一作之也學者當先量
力然後措詞未能祖述憲章便欲超騰飛翥多見其
喑嘆而狼狽矣
河圖三畫已剩却堯典萬言猶欠着向來潛聖天何言
六經非渠一手作杏花壇下檄不開天公更遣麒麟
催乾坤造化叠青竹洙泗先芒付緑荅堂上書生真
苦相蠹簡嚼穿渾不放屋上架屋更屋上後千萬年
作何樣華元夜登子友床華鐙晨趨孔子堂當時浪

說析骸骨今日覃思雕肺腸華君將身博凍餒毛頴
可憐彼何罪君不見老農驅牛耕隴頭稻雲割盡牛
亦休毛頴為君禿盡髮問君何時放渠歇短檠青燈
明復滅詩話云華鎧秀才作六經解楊誠齋書長句
于後思致甚巧末意黯然

陳后山 歐陽永叔不好杜詩蔡子駿不好司馬史記余
每與黃魯直怪嘆以為異事黃魯直云杜之詩法出
審言句法出庾信但過之耳杜之詩法歸之文法也
詩文各有體韓以文為詩杜以詩為文故不工耳

書莫讀詩莫吟讀書兩眼枯見骨吟詩个字嘔出心人
言讀書樂人言吟詩好口吻長作秋雨聲只令君瘦
令君老何如閉目坐齋房下簾掃地自焚香聽雨聽
風都有味健未即行倦即睡此亦誠齋作句老而佳
浩如煙海積如山紙上陳人叫不還白首書生無事業
一生精力費胸間又鄰壁朝吹誦學而老人瞧少
聽移時他年慎勿如張禹帝問床前謬不知二詩句
意俱好

嘗論道學之士不克建功業之士不能文章善矣歐

陽公曰劉柳無稱於事業姚宋不見於文章各有所專也故唐虞之世名臣各任一職聖人之門高第各專一科人非堯舜安能每事盡善

晉平公問師曠曰吾年七十欲學恐已暮矣師曠曰何不炳燭乎臣聞少而好學如日出之陽壯而好學如炳燭之明炳燭之明孰與昧行乎公曰善

歷代累封孔子為至聖文宣王元朝加大成二字詔詞畧曰先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明後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法所謂祖述百王師表萬世者也

國朝嘉靖時閣老張孚敬奏以天子豈有拜王之理乃毀神像立至聖先師孔子神主誠萬古不易定論也

千字文梁武帝敎諸王書令啟鐵石於鍾王書中擇千字不重者每字以片紙雜碎無序帝召周嗣興謂之曰卿有才思為我韻之為千字文嗣興一日編綴成韻進上鬚髮皆白

迴文按皮日休雜體詩序曰晉溫嶠有迴文詩四言始於虞舜皐陶之賡歌五言始於蘇武李陵之相別七言始於漢武帝梁柏臺之作而窮戚南山已備其體

矣王摩詰效顧陸作七言唐初尚少中唐漸盛律詩始於唐排律亦始於唐其原自顏謝諸人古詩之變首尾排句聯對精密四六文之作起於晋徐庾詔誥制勅皆五言也若書之典謨訓誥誓命之類三代無名至秦李斯始議命為制令為詔漢高祖有太子勅武帝有責楊僕射勅詰雖本於湯誥皆布告令於四方與詔同策義有二在漢若治安賢良在宋若臣事民政類今之奏疏故說文曰謀也問而答之謂之對策今之科場是也表者白也以情旨表白於外漢則散文自唐以後多用四六露布三國始於賈洪為馬超伐曹操作檄者激也始於張儀為檄楚相辭意則暴彼罪惡揚已威武也箴銘頌贊皆韻語而義各不同箴者規戒之詞銘者名器自鑒贊者稱揚贊美頌則形容功德皆起於三代惟贊起於班固記者紀也禹貢顧命戴記學紀是也序者次序其事始於詩書之有序故金石例曰序典籍所以作也論者議也一曰史論乃史臣於傳末作議論以斷人之美惡一曰論學乃士大夫議論古今時世之人物說者什也

述也解什義理而以已意述之祖於夫子說卦許慎說文奏疏之名不一曰上疏曰上書曰奏劄曰奏狀曰奏議恐其漏泄俱封囊以進謂之封事臣告君之辭也祖於伊訓無逸諸篇傳則載一人之事創自司馬遷行狀則紀一人之事為死者求誌之辭也墓銘墓誌墓表墓碣皆一額也銘誌則埋於土表碣則樹於外表謂有官者碣謂無官者誄辭哀辭祭文亦一類也生者悼惜死者之情也隨所作起義而已誄辭則始於魯哀公之於孔子哀辭始於張茂先之於晉

武帝祭文則始於曹孟德之祭喬玄題跋漢晉諸集未載惟唐韓柳有讀某書某文題宋歐曾又有跋語其意不大相遠故文鑑文類總曰題跋

天子下書於臣民有五一曰冊二曰制三曰詔四曰勅五曰誥臣民上書於天子有四一曰章二曰奏三曰表四曰駁議

今官府文移上臨下用仰字按北齊書孝昭紀詔定三恪禮儀體式以仰議之用仰字始此

古人花押所以防偽政以名而花之凡官府文移人間

私簡俱前書名姓而後押字　國朝押字之製上下
多用一畫蓋取地平天成之意凡釋褐入官者至吏
部畫字三日以驗異時文移之真僞也
篆法龍虎篆麒麟篆魚篆蟲鳥篆鼠篆
隸法芝英隸鍾隸鼓隸
齊歌為謳吳歌為歈楚歌為此巴歌為嫿
楚騷漢賦晉字唐詩宋詞元曲
王羲之諫啟浩北伐事喜其事理通暢深中當時之弊
勸其輯和朝廷又見明識遠畧　趙子昂論至元鈔
法與說徹里論桑哥罪惡亦深中事宜而忠謀不淺
一則朝廷不能大用留心翰墨一則累於翰墨而年
老遂已羲之豈可以清談目哉子昂豈可以書畫例
哉是皆以其小而掩其大耳故宋杞嘗曰世獨以善
書稱之何待羲之淺也又以山陰書扇事為圖尤可
笑也楊載稱子昂曰知其書畫者不知其文章知其
文章者不知經濟之學信哉第惜其失大節耳
黃魯直云書當快意讀易盡客有可人期不來世事相
違每如此老懷百歲幾回開詩話云此山谷得意之

句凡兩見之一云俗子推不去可人費招呼世事每
如此我生亦何娛
詩書以後眞多事已矣洪蒙喚不回荷蕢那知夫子者
夏峯魯笑伏羲未先天一畫無餘卦六籍千年有吟
灰豈是世間文字少新篇後傳逐年開此古潭作
王十朋云翰林風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老去自
憐心尚在後來誰與子爭先此歐公贈王介甫詩也
介甫不肯為退之故荅詩云他日畧曾窺孟子終身
何敢望韓公第介甫與退之優劣必有能辨者人謂

歐公此詩移贈東坡則贈者無失言當者無愧色
杜牧之阿房宮賦云六王畢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陸
脩作長城賦云千城絕長城列秦民竭秦君臧脩輩
行在牧之前則阿房宮賦又祖長城法矣牧之云明
星熒熒開妝鏡也綠雲擾擾梳曉鬟也渭流漲膩棄
脂水也煙斜霧橫焚椒蘭也雷霆乍驚宮車過也轆
轤遠聽杳不知其所之也盛言秦之奢侈楊敬之作
華山賦云見若咫尺而千里矣見若環堵城千里矣
見若拯水池百里矣見若蟻蛭臺九層矣蜂窠聚聚

起阿房矣小星熒熒焚咸陽矣華山賦杜司徒佑已
常稱之牧之乃佑孫亦是倣敬之所作也
昔人謂詩有別才非關書也誠然謂詩有別趣非關理
也則未是杜詩所以冠唐者以理勝也彼以風容色
澤放蕩情懷而吟寫性靈為流連光景之辭者豈三
百篇之旨哉近唐寅送下第詩云王家空設網儒子
尚懷珍唐荆川為有怨意因舉唐人詩曰明主既不
遇青山胡不歸似此胸次方無係累也此見詩之命
意當主於理矣都穆咏節婦詩曰白髮貞心在青燈
淚眼枯沈石田以為句則佳矣一字未穩禮曰寡婦
不夜哭燈字改作春字此見詩之用字當主於理矣
王羲之蘭亭敘有天朗氣清句梁昭明太子云此秋景
也不入文選王勃滕王閣序潦水盡兮寒潭清二句
似賦體非序也可云滕王閣賦東坡後赤壁賦起云
是歲十月之望句似序體非賦也可云後赤壁序范
文正公岳陽樓記亦似賦體王荆公評蘇長公醉白
堂記云此樂天所有公所無也三句非記體可命名
曰韓白優劣論又考唐杜牧之阿房宮賦今古絶唱

當時試場中初閱亦不取以名人先容覆閱才置上第若而文也猶爾緘塞況其下乎

東坡曰孔明出師表當與伊訓說命相表裡非秦漢以下事君為悅者所能至冷齋夜話李格非善論文章曾曰孔明出師表李令伯陳情表皆沛然肺腑中流出殊不見斧鑿痕是知文以氣為主氣以誠為主吳魏二國曾說有此人物有此文章否耶

左太冲三都賦搆思十年始成以今觀之特縟辭綺語耳果何關係於世耶未及人物僅一二文章功名之士而止爾識見何鄙淺也其自序曰玉卮無當雖寶非用侈言無驗雖麗非經乃闇於自見如此哉王介甫字說殫平生之力而為之自謂可亞六經然窮鑿亘會亦祇為後世譏耳其咏韓子則曰紛紛易盡百年身舉世何人識道真力去陳言誇未俗可憐無補費精神又何自見之闇也大抵明於見人闇於見已人情皆然開皇中文體浮薄治書侍御史李諤奏請正之其奏詞曰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累盈箱盡是風雲之狀又曰閭里童昏貴遊總

非未窺六甲先製五言此殆猶惡人飲酒而自赭其面也時隋主詔以謬誤所奏頒示四方讀此奏詞又可發一噱甚矣人能自見之難也

平江侯陳公豫鎮守臨清月餘客作詩有簷前絡緯啼之句侯為草虫不可言啼遂疏之不知絡緯啼李太白已道之矣客終無以自明此人未嘗讀李詩故也

成化間有吏違言禮科給事以激厲不從力參送法司問罪不知厲本古字漢書凡風厲勉厲皆不從力吏亦不能自明此人未嘗讀漢書故也兵科給事中閔兵部題本以伎不女呼吏答之翌日有不平者令受答吏執韻書以進乃頼顏遺之蓋識俗字未識古字故也凡遇人文字所見求的未有輒疵議也

永樂錢塘畫士戴文進號靜菴又號玉泉道人從父景祥徵至京師筆雖不凡有父而名未顯也後名漸著鎮守福太監進畫四幅并薦先生於宣廟尚未引見宣廟召畫院謝廷循評其畫初展春夏謝曰非臣可及至秋景遂起忌心而不言　上顧對曰屈原遇昏主而投江今畫原對漁父似有不遜之意　上未應

復展冬景謝又曰七賢過關亂世事也　上勃然曰福可斬是夕戴與其徒夏並飲于慶壽寺僧房夏遂醉其僧竊其度牒削師之髮夤夜以逃歸隱于杭之諸寺為作道佛諸像故今花藏潮鳴尚多手迹張濬川家亦有天王斗聖數十幅繼而廷循使人物色戴聞雲南黔國公好畫因徃避之值歲暮持門神貨之其時石鼓為沐公所重見畫曰此非凡工可為也詢戴同郡人遂館穀之然終不使之越已又數年謝死而少師楊公士奇太宰于謙皆善其畫歸則老矣先生循循怡愉人樂與友凡親友不給者每作數紙與之王楊二公嘗稱其畫嘗與古人相頡頏沒後以畫名世者無慮數十若李在周臣之山水林良呂紀之翎毛杜堇吳偉之人物上官伯之神像夏少卿之竹石高南山之花木求如先生之兼善難哉

徽皇聞米元章有字學一日於瑤林殿張絹圓方廣二丈許詼瑪瑙硯李廷珪墨牙管筆金硯匣王鎮紙召来書之　上出簫觀看令梁守道相伴賜酒菓乃反縶袍袖跳躍便捷落筆如雲龍蛇飛動聞上在簫下

回顧抗聲曰奇絕　上大喜畫以硯匣鎮紙之物賜之尋除書學博士一日崇政殿對事畢手執劄子上顧視令晉椅子上米乃顧眾殿云皇帝叫內侍要唾盂閣門彈奏上云後人不可以禮法拘一日見蔡魯公蔡云元章書法之妙今日可謂第一龜山須還他曼卿佛碑為第一米曰倩地時龜山却且做第二

楊循吉字君謙吳縣人嘗慕文章家多偽書於董氏誌發其文曰後世之文壞於銘墓豈惟壞文復壞史也人死凡有力者便得銘無不以為忠臣孝子慈母烈婦蕭士才人也夫賢若固不若是之多也則文安得不壞而天下之誠忠孝慈烈蕭才者何怪乎人之不信也嗚呼真偽相亂史何徵焉故曰偽銘之究能壞史也今人束一帛以請人乞銘無辭者不知人有當銘有不當銘當代之鉅公當銘鄉先生當銘其人有行誼當銘有文章經術當銘與親戚當銘朋友當銘父母當銘如是而已矣有其事則書其事無其事則書其歲月如是而後銘可徵也文可信也史可采也或以尊或以賢或以交游銘乃不愧不然則是

文章家刱竊盡害也豈可哉

胡文定公作楊龜山誌銘不載高麗問龜山先生安在之處之言勉齋為文公狀不載金人問朱先生安在之語豈巒夷不足為輕重抑二先生尊敬不在一時哉伊川作明道行狀不言受學於濂溪此豈非傳道之大不必書耶三公之意端不可曉

雜記

宋太祖即位謁孔子廟御制贊曰正澤下衰文武將墜尼父挺生河海標異祖述堯舜有德無位哲人其萎鳳鳥不至

宋邵雍字堯夫熙寧十年夏感微疾曰雍欲觀化一巡如何七月十四日作詩云生于太平世死于太平世客問年幾何六十有七歲俯仰天地間浩然獨無愧是夜五更卒元祐中賜謚康節朱文公贊云天挺人豪英邁蓋世駕風鞭霆歷覽無際手持月窟足躡天

根閑中今古醉裏乾坤

宋吳郡王益者憲聖太后弟也高宗特親愛之一日王竹冠練衣芒鞋笻杖獨携一童縱行天竺靈隱山中濯足泠泉盤石上遊人望之如神仙遂為邏者奏聞高宗召至宮中乃命畫工圖王野服濯足于盤石上且御製一贊云富貴不驕戚畹稱賢掃除膏粱放逸林泉滄浪濯足風度瀟然國之元舅人中神仙于是盡醉而罷因舉圖以賜之

蘇伯衡替宗忠簡畫像云公之力足以旋乾而轉坤公之功足以攘夷而安夏始以一言能返北旆而南還後以二十四疏不能回南轅而北駕且留鑰之任方切而巧言遽入於帝聽渡河之志未酬而大星已殞于中夜何人之於公則知娟嫉而天之於公則不知假借此有志之士百世之下所以想英風而激昂拜遺像而悲吒也

宋張燾內剛外和有仁者之勇在蜀四年尤著惠愛百姓畫像祀之後帥李璮贊云公昔在蜀千載一人公今去蜀千百其身願公再来以慰斯民

宋蘇東坡作李太白贊云天人幾何同一漚謫仙非謫
乃其遊揮斥八極臨九州化為烏鳴相酬一鳴一
止三十秋開元有道為少留寥寥之不得矧肯求東望
太白橫峨眉眼高四海空無人大兒汾陽中令君小
兒天台坐忘身平生不識高將軍手滌吾足劃敢嘆作
詩一哭君應聞

宋白玉蟾姓葛名長庚號瓊館瓊州人嘗贊朱文公遺
像云天地棺日月壙夫子何之梁木壞泰山頹哲人
萎矣兩楹之夢既往一唯之妙不傳竹簡生塵杏壇

仁宗文公七十一年玉潔冰清空武夷三十六峯
猿啼鶴唳絃管之聲猶在耳藻木之像賴何人仰之
彌高鑽之彌堅聽之不聞視之不見恍乎有像未喪
斯文唯正心誠意者知之歟存神索至者說爾

玉蟾自贊云千古蓬頭跣足一生服氣飧霞笑指武夷
山下白雲深處吾家嘉定間徵赴闕對御稱旨館太
乙宮一日不知所往詔封紫清明道真人

宋陳執中參知政事年六十九壽日親族皆獻老人星
圖獨其姪獻范蠡遊五湖圖且贊曰賢哉陶朱霸矣

平吳名遂身退扁舟五湖執中即日累表求退遂以
司徒致仕

宋寧宗時金國主圖其像遣使至學士院求贊皆難於着筆真西山書云像貌欽欽人面獸心聖人出矣汝當歸矣陰山之陰又持三教像求贊上坐老子與釋迦講法以孔聖拜于下西山又題云老子喜談清虛釋迦專說闇鬬孔子聞之笑倒于地

宋張文成贊徐有功云囁虎尾而莫驚觸龍鱗而不懼鳳跱鴟梟之內直以全身豹變豺狼之間忠能遠害

謹為大將者為太公望易為郭子儀難輔幼主者為
周公易為孔明難為刑官者為皐陶易為有功難執
正統問于謙補錢唐太學生時家有文天祥像一幅懸
置座側為之贊曰嗚呼文山遭宋之季徇國忘身舍
生取義氣吞寰宇誠動天地陵谷變遷世殊事異坐
臥小閣困于羈縶正色直辭久而愈厲難欺者心可
畏者天寧正而斃弗苟而全南面再拜含笑九泉祇
忠大節萬古攸傳我瞻遺像清風凜然

元濟顛者本名道濟風狂不羈細行飲酒食肉與市井浮沉人咸以濟顛稱之始出家靈隱寺僧厭之為人誦經累有果證年七十三端坐而逝人為之賛曰非俗非僧非凡非仙打開荊棘林透過金剛圈眉毛厮結臭乳撩天燒了護身符落紙如雲煙有時結亭宴坐荒上巔有時長安市上酒家眠氣吞九州囊無一錢時節到来奄如脫蝉湧出利市八萬四千稱嘆不盡而說偈言嗚呼此所以為濟顛

廖道南賛丘文莊濬曰瓊海浩翰珠厓渺茫含靈鳩和誕生文莊矯矯若人萬夫之傑牛毛繭絲日光王猷衍義有補世史有綱潤色皇猷俾益典常我髮未燥誦習仰止布帛粟有資國紀

正德問脩撰錢與謙初會試京師謁李西涯學士時有以司馬溫公像求西涯賛者遂命與謙代作其中有披荷連茹公之在朝青苗變法公之在野公之再起是為元祐公之云亡是為靖康等語西涯大加稱賞以為數語該括宋家治亂乃為延譽于謝方石諸公謂有掄魁之才已而禮闈廷對果占首選

宋司馬光以圓木為警枕少睡則枕轉而覺乃起讀書
又錢王璙自少在軍中夜未嘗寐倦則就圓木小枕
下有大鈴寐熟輒欹而寤名曰警枕按蔡邕有警枕
銘應龍蟠蟄潛德保靈制器尚象示有其形哲人降
鑒居危慮傾
宋翰林學士王文炳字德耀博學能文作鐵椎銘曰朱
亥貢金張良受之合以忠義鍛成此椎銅山可破椎
不可缺金坏可碎椎不可折噫亂臣滔滔四海嗷嗷
長蛇其毒封豕其饕上帝憤之以椎畀看惟不自奮

假手於汝數未臭失時來敢後曾是一揮元兇碎首
匪椎之重唯人之勇匪椎之功唯人之忠長僅數尺
重纔數斤物小用大筆此奇勳椎在人亡再用者誰
藏之武庫永鎮奸回
浙江按察司址宋武穆岳王之故宅也東南有井王之
女痛父冤抱銀瓶而死焉按察使梁公大用亭覆之
榜曰孝娥井于時西蜀劉瑞作銘曰天柱巍日爲月
福忠烈姦檜檗叫父冤莫雪赴井抱瓶泉化血血
如霓憤如鐵曹江之娥符爾節噫嘻井可竭名不可

戒

宋朱子作書字銘曰握管濡毫伸紙行墨一在其中點點畫畫放意則荒取妍則惑必有事焉神明厥德

宋寇準六悔銘曰官行私曲失時悔富不儉用貧時悔藝不少學過時悔見事不明用時悔醉後狂言醒時悔安不將息病時悔此銘可爲終身之用

宋蘇軾鼎銘曰惟五帝三王及秦漢以來受命之君靡不有茲器存而昌鳴亡而亡蓋鼎必先壞而國隨之豈有易姓而猶傳者乎不寶此器而拳拳奉於一物孺子之智婦人之仁嗚呼悲夫

宋張敬夫屏銘曰勿欺暗室勿忌邪席上枕前且自省莫言屈曲為君遮

宋范堯夫布衾銘曰藜藿之羹綈袍之温名教之樂道義之尊求之甚易享之常安錦繡之奢膏粱之珍權寵之盛利欲之繁苦難其得危辱旋臻舍難取易去危就安至愚且智士寧不然顏樂簞瓢萬世師模紂居瓊臺死爲獨夫君子以儉爲德小人以侈喪軀然則斯衾之陋吾人其可忽諸

白居易座右銘曰勿慕富與貴勿憂賤與貧自問道何如貴賤妄足論無以意傲物以遠辱於人無以色求事以自重其身遊與邪分岐居與正爲鄰於中有取舍此外無強親脩外以及內靜養和與真養內不遺外動率義與仁千里始足下高山起微塵吾道亦如此行之貴日新不敢現他人聊自書諸紳終身且自勉身歿貽後昆

臨川聶東軒大年座右銘云短不可護護則終短長不可矜矜則不長志人不如志已好圓不如好方用晦則天下莫與爭強多言者老氏所戒歌訥者仲尼所臧妄動有悔何如靜而勿動太剛則折何如柔而勿剛吾見進而不已者敗未見退而自足者亡爲善則遊君子之域爲惡必入小人之鄉吾將書紳帶以示警刻盤盂而過防豈若常存於座右庶夙夜之不忘

書燈銘武子聚螢孫康映雪雪固易消螢亦易滅惟茲銀缸不疲其光黃簾綠幕永夜煌煌經史在右子籍在左如或不勤負此燈火

竹夫人銘青奴青奴生長林泉族譜竹氏支分派連歸于我家姻好新聯榮封夫人名不虛傳汝有婦德雖曲而全汝有婦節雖柔而堅心虛而淡體靜而專默以取容直以取憐而勿貧寵而勿爭妍惟温惟良宜方宜圓不衣不食非凡非仙洞洞屬屬輕輕便便摩之即去招之即前青奴謝曰幸嬪大賢獲侍惟房恐敢不虔凡在足下一聽轉旋願毋爾思其寢安眠願保夙夜其憂釣天在于臘月湯婆責鳥奚告歸休冷煖自知炎涼變遷新者勿喜舊者勿悲妾當終身不離于左右而將以晝

崔子玉座右銘曰無道人之短無說己之長施人勿望報受施慎勿忘世譽不足慕惟仁為紀絪隱心而後動謗議庸可傷無使名過實守愚聖所臧在涅貴不緇曖曖內含光柔弱生之徒老氏戒剛強

張紫巖憂國耿耿而議者以為狂謫居零陵一日慨然作几間墨杖二銘墨銘曰存身于昏昏而天下之理因以昭昭斯為瀟湘之寶予將與之歸老而逍遥杖銘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危而不特顛而

不扶則焉用彼寧通自有命枉道希世徒失所守此顏師魯之言也觀其歷官所至有惠政立朝盡言無所挫可謂不負所言

唐古之奇縣令箴曰政不欲猛刑不欲寬寬則人慢猛則人殘小惡無爲涓流成池庁言可用毫末當謹不怨而明不如不明不通而清不如不清

林誌號節齋作節齋二箴曰東方曾奭萬虛容光我室生白如錦綢藏歟然內小暴矣日亡清明孔伸旁燭無彊卓哉古人禮門仁宅達思在民窮思在國先憂

以憂後樂以樂一朝靡忘十天奚作　右晰箴

桑榆暘暗當藏澤虛我入而息以涵復初遠察三省近審四餘其窒閑閑而覺舒舒茲心弗爽百度乃亂

壅塞克宣夜氣生旦安身脩令動靜勿迭毋曰隱微天命見顯　右夕箴

旦氣箴曰維日之朝淡影扶桑大白無瑕爰始將行有氣孔神靈臺內藏衡平鏡空如日之光幾希其天好惡也臧無旦晝為而俾之牿蒙養以正作聖之功敢不敬承有赫天明

夜氣箴曰維日西景是曰桑榆豈弗競諸大耋之嗟
靜極而動厥機匪遐如彼膏露而木之茅無俾牛羊
以牧以芻日晦于根春容華萼寢見天心猗歟聖謨
虛以待之無為之初

杭州鄭桌庵先生自警箴勿自足自足自畫勿多言多
言多失勿宴安宴安氣惰勿玩物玩物志溺勿為詭
異以沽虛名勿輕細行以累大德勿親損友而遠益
友勿作無益以害有益勿苟安於近小當志乎遠大
之事勿欣戚於窮通當盡其在己之實願以七年之

病而求艾於三年詎可一日之暴而寒之以十日聖
學邈如汪洋流光疾如過隙揭數語於齋居用警勉
乎朝夕

行樂歌春臺冉冉園青竹春夜沉沉秉華燭鸚鵡杯未
停琵琶聲已續君當為曲海上歌妾當獨唱江南曲
江南曲聲未足池中鴛鴦兩兩飛江頭鳧鴨雙雙綠
勸君莫待髮邊華勸君莫負杯中醁君不見紫羅山
上月如珠錦石屏前人似玉人生年少須盡歡莫待
形骸空結束空結束慢嗟跎青山碧草容易過白髮

茫茫君素何

霜髮歌李空同曰客有笑余霜髮者走筆戲之云客且盡手中觴不須笑我頭上霜客盡觴且停之聽我高歌霜髮詞君不見天上烏東跳西走不相待又不見黃河水萬古滔滔向東海我身不是南山松又不是山上峯柰何與年少爭春風鬬鷄走馬傾春紅君不見昔時孔仲尼轍環鴟鴞無已時盜跖殺人如亂麻錦衣高壽顏回嗟聽我霜髮歌歌短情則多軒車駟馬渾等閒何似日啣金巨羅金巨羅青玉案何以贈客錦繡段頭白頭白何須嘆

無油歌淇盧朱寢之冬夜讀書無油歌云君不見萊公酣歌徹清曉銀蠟成堆燒不了又不見齊奴帳下圍佳人平生爨蠟不愛薪南園花蜂巧心計秖為渠濃照珠翠生憎詩客大酸寒畧不分光到文字欲學鑿壁衡隣火夜不明欲學囊螢車十月霜無螢人生窮達真有分大鈞不須問起来摩挲道座古人圖還有青藜老杖照我無

明月歌萬峯蘿月千重閧月明走上青雲端山人拍手

客座中聞蘇州富商憂群男子細腰白曾辭曰將救楊
州有福者明旦庫失銀貳拾錠夕又憂其還云遍覓
無如公者碩終伏事驗其銀復在余因作細腰歌誚
爾細腰群男兒燭光雪耿真現奇豐之世稱陶石客
約之壯士無顏色排紫闥兮入金門淹可拔兮寒可
温君不見王顏金谷豪無比厚積細腰而已矣又不
見鶉衣百結飽承塵細腰瑣瑣淡交情多君雖云多
慾府儻石莫儲良亦苦吾家亦有山上葱庫筒不動
羽杯封虎天匪贈埋兒巨何事別我維楊去俄云備

卸杯笑明月投人懷内照須臾復別山人歸峯頭萬
伊垂清輝座中惟見許飛瓊長年搗藥今何如搓上
遊人歸未得醉來伴逐金魚客自憐入月多眉皺月
易離人人易瘦有時懸鏡照寒徹南樓寂寂竟誰言
昔時珍重今如許倒影池塘禽共語頻將埋向斗牛
墟琢磨洗净天河水烏啄啣来春復秋長空掃净碧
雲收玉盤擁向金門走俯臨萬物皆蒭狗朱簫人醉
百花前顧逐花陰伴少年如吾山人醉未醒起視月
華同嘆飲飛身遥入廣寒卿紐玩玉人衾共枕

福莫如公翩翩旋復仍相從倏往倏來誰是主不憚煩兮如楚許余今珍重君莫嘆願君與我相知心

乙巳大饑雖有賑饑之吏全無恤民為心非徒無益而反害之暇讀袁介字可潛踏災行手録一通彼苛吏者有不惻然可謂無人心矣辭云有一老翁如病起破衲襤褸瘦如鬼曉來扶向官道傍哀告行人乞錢米時予捧檄離江城邂逅一見憐其貧倒囊贈與五升米試問何故為窮民老翁答言聽我語我是東鄉李福五我家無本為經商只種官田三十畝延祐七年叅月初賣衣買得秧與鋤朝耕暮耘受辛苦更還私債輸官租誰知六月至七月雨水絶無潮又竭欲求一點半點水却比農夫眼中血滔滔黃浦如溝渠農家爭水如爭珠數車相接接不到稻田一旦成沙塗官司八月受災狀我恐徵粮喫官棒相隨隣里去告災十石官租望全放當年隔岸分吉凶高田盡荒低田豐縣官不見高田旱將謂亦與低田同文字下鄉如火速逼我將田都首伏只因嗔我不肯首却把我田批作熟太平九月開旱倉主首貧乏無可償男

名阿孫女阿惜逼我嫁賣賠官粮阿孫賣與運糧戶
即日不知在何處可憐阿惜猶未笄嫁向湖州山裏
去我今年已七十奇饑無口食寒無衣東求西乞度
殘喘無因早向黃泉歸旋言旋拭腮邊淚忽驚慚
汗露背老翁老翁勿復言我是今年檢田吏淘金行
元蔡明詩云淘金大江側水深沙淺淘不得夜聞呼
叫來打門官司追課如追魄呼童桃灯取金看囊中
秖有分毫積課多金少輸不及里胥怒嗔徐見執貲
金買寬限金盡限轉急歸未坐窓下妻子相對泣泣

亦徒爾爲輸官不在遲南庄有田仍可賣莫遣過限
遭鞭笞獨不見西家賣金仍賣屋戶戶逋金猶不足
元李存義役誼云八都安仁最下都易水易旱生理無
奉公徃役名主首半是摘翦襤褸柴夫或因苗麥僅升
斗遂忝殷實元空虛千中得一稱上戶土赤總當辰
砂朱五更飯罷走盡卯水潦載道歸來晡天下未平
諸鎖碎每以附近先供需課程茶酒率陪備所取鹽
米何錙銖逃糧逃金不待論瘠田子粒猶難輸公家
督促過星火唯聽捶楚生虫蛆幾年辛苦埒容蟻一

界了畢鎬遊魚問逢賢宰相憐佾蘇息無術空嗟吁
省符群帖一朝下義逐得許從鄉閭徐君更是好義
者率以公正人爭趨同時共事數君子但有贊協無
咎趙出多出少由厚薄若小若大皆懽愉支吾縱廣
非獨力傾助能幾咸安居移東走西幸免矣那上趱
下歸誰歟不聞隙突到鷄狗但覺和睦安黎勠顧依
此舉更堅久美事無以三年拘